

錢化佛述 鄭逸梅撰

三十年來之上海

馬彥祥題



錢化佛口述
鄭逸梅撰編

三十年來之上海

(原名拈花微笑錄)

學者書店出版

三十年來之上海（原名拈花微笑錄）

（錢化佛口述
鄭逸梅撰）

凡 例

- 一 本書原名拈花微笑錄，曾發表於新夜報，爲求名稱通俗起見，易名三十年來之上海。
- 二 不賢識小，無庸諱言，但在瑣瑣碎碎中，反映出三十年來之時代背景，那麼即小見大，或許也有讀的價值。
- 三 本書所記人物，褒多貶少，以存忠厚，間有揭發奸佞貪鄙者流，那也無非稍寓勸懲之意罷了。
- 四 本書所記，如有謬訛之處，希望海內賢達，和同文諸君，不吝指教，以匡不逮。

三十年來之上海目次 (原名拈花微笑錄)

引言	一
樹木翁府之小花園	二
哈同之發跡	三
商團革命同志	五
火燒民立報館	七
刺宋案珍聞	八
袁政府畫史	〇
電影之先聲	二
舊式戲院	三
新舞台之新派戲	五
新劇之蛻變	七
戲單一束	九

三十年來之上海目次

緬緝一時之馬車	一一一
茶寮之回憶	一一三
辛亥革命紀念品	一二四
六個半高僧	一二七
體育界先選	一三八
投軍趣事	一三〇
夜攻天保城	一三一
南京戰後遺跡	一三三
留京餘話	一三五
五花八門之藏扇	一三七
孫黃二公墨蹟	一三九
中國名人畫史	一四〇
梅歐佳話	一四二
羣英會	一四四
已往之園林	一四六
藝乘書畫社	一四八

十齋春	四九
萬佛樓	五一
飯會與粥會	五三
三位吳姓藝術家	五五
九死一生	五七
火柴盒之集藏	五九
曇花一現之文藝善會	六一
開炯之之去思碑	六三
光復紀念大會串	六四
遊戲場之變遷	六六
林主席之讀易圖	六八
關於吳稚暉	六九
悲觀法師之捐贈品	七一
鄭正秋割青春腺	七三
楊令菲之大觀園模塑	七四
南北宋錢一百多品	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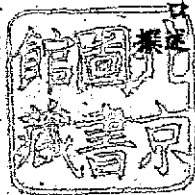
怪異之迷信	七八
三翁之風趣	七九
謁見班禪活佛	八一
我有三位美國朋友	八二
百樣錦	八三
唐駝興建孝子祠	八五
短時期之電影工作	八六
附：拈花微笑之外賈	八七

三十年來之上海（拈花微笑錄）

錢化佛口述
鄭述

引言

情之一字，真偉大啊！一切的一切，無非由情而聯繫，因情以結合，沒有情，人類早就消滅了，雖大智慧，大解脫的佛，他却在鑿山會上拈花微笑，拈花微笑，便是情的表現。老友錢化佛，他是信佛的居士，又是畫佛的專家，他遊戲人間，已歷數十寒暑，這數十寒暑，又復大半消耗在海風淅雨之中，原來他弱冠來申，今已兩鬢飄蕭，垂垂老矣，他的一生經歷，可謂極變化之能事，做過荷槍實彈的革命黨，又做過粉墨袍笏的京劇角兒，又參加過現身說法話劇先聲當時所稱為的文明戲，更做過水銀燈下的電影演員，直至最近若干年來，一意繪事，在他筆下幻化着神儀寶相，螺髻蓮眸，在虛空寂照中，消弭世間的殺機，洗滌人們的罪惡，這確是一件無量功德。他認識的人多極了，如已故的孫總理，林主席，陳英士，宋漁父，黃克強，以及當今的黨國元勳，社會名人，甚至九流三教，牛鬼蛇神，都有相當的交接，他身臨目覩的怪怪奇奇的事實，簡直超過當年寫二十年目覩怪現狀的吳趸人，他和鄙人不晤則已，晤則必談數十年的上海掌故，鄙人就從他這許多掌故，源源本本的供獻給多數讀者，他掀髯一笑，表示贊同，因此我們倆就約着每星期集合一次或二次，化佛運着廣長舌，一一的道來，鄙人就一一的述



記，他講的牛龍活虎，可惜鄙人的一枝筆，實在太滯拙了，追陪不上，從此每周來這麼兩則三則，彷彿長篇小說連續登載，不過小說是憑空捏造的，這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其中噱頭真多，但也不必自我宣傳，閒話少說，正文來了。

樹木蒼蔚之小花園

記得蘇長公有那麼一首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雪上偶然留爪印，鴻飛那復計東西」。把過去的人生，比喻的何等貼切，鄙人（化佛自稱以下仿此）在上海混了數十年，過去種種，真如雪泥鴻爪，雪消爪滅，那就一片模糊，如今趁這欲消未消，欲滅未滅之際，把它抓住，一一的記述出來。但總有些模糊成分，也顧不得了。我家是世居常州的，常州地方，人才輩出，做文章的有陽湖派，和桐城派對壘，在文壇上燃着巨大的火炬，光燭遐邇。治政黃術的有馬培之，一度進京爲御醫，當然上邀宸寵，賞賚有加，也是很光榮的一回事。至於藝術方面，前有擅南田，後有黃山壽，都是很享盛譽的，所以常州人家的子弟，受着這影響很深。非讀書，即學醫，或習繪事。預備繼武前賢，嗣續絕響，什九踟躕里間，不越雷池一步。鄙人却以爲柔弧蓬矢，男兒志在四方，若在家鄉看祠堂，守墳墓，豈不埋沒了一生，且這時目擊朝廷的腐敗，清吏的貪污，便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慨念，然欲犁掃廢庭，澄清天下，非先鍛鍊身體不可，夜間，購了蠟燭，在空中燃點起來，聚集諸少年打拳習棒。其次，無錫迎神賽會，會獨雇一隻駿馬，控縱疾馳，趕至無錫，自謂精神豪雄，不讓西山的方山子，在民國前五年

，先父棲芝公送鄙人到上海來讀書，這時年屆弱冠。入老垃圾橋堽魏存公學肄業，我家卜居小花園，是早去晚歸的，小花園的寓舍，是一幢小洋房，我們住在樓上，樓下住的是一位外國老太婆，教授人家讀英文，這時英文館很少，她却得風氣之先。如今的小花園，什九爲秦樓楚館，曲院章臺，加之市塵擁比，塵貫甚上，沒有一些花草樹木，足以悅目養心，清脾醒腦，名爲小花園，找不到一些園的色采，花的芬芳，所目覩的祇有蕩婦妖姬，所耳聞的，祇有鄭聲衛響，想不到在數十年前，那兒確是一個清靜的好所在，夾道榆柳，一望無際，春藏鶯簧，夏發蟬噪，秋冬寒鴉點點，尤其倪迂畫意。而雜花生樹，繁豔似錦，那兒居家很少，好像老天特闢此佳境，給我享受的，遠郊却有蘇石癡。石癡是一位醫生，可是在這冷僻的地方，那裏會有生意呢，他一籌莫展，仰屋興嘆，鄙人就代介紹認識了鄭正秋，正秋提倡新劇。就請石癡擔任新劇角兒，現身說法，極喜笑怒罵之能事，後來石癡居然在新劇方面走紅，他飼蓄巨蛇，能玩弄任意，不被毒害，有時在舞台上，巨蛇也加入表演，轟動了多少觀眾，如今石癡早已下世了。小花園的盡頭，設有家揚州館，一家名大吉春，一家名半醉居，檯檯清潔，座位雅致，到此小酌，撲去俗塵，凡詞人墨客，往往觸詠於其間，不覺夕陽之西下。在這一帶，每日清晨，必有一外國人，駕着一輛笨重的馬車，巡行一回，原來這一帶屋舍隙地，都是英商沙遜洋行所有的，那外國人馬車巡行，是查察垃圾，說起這外國人，便是婦孺皆知愛羅園主人歐愛司哈同。

哈同之發跡

三十年來之上卷

歐愛司哈同在上海，堪稱首屈一指的大富翁，最初在沙遜洋行，查察垃圾，從事衛生工作，他治事很勤，不久，得着居停的青眼，升爲管賬，天天坐寫字間，不必再做馬路巡閱使了。在他查察垃圾，不知怎樣結識了一位住在九江路曲江里過街樓上的中國女子羅迦陵，他做了一天很是疲乏，總要到曲江里過街樓上懸坐一回，和羅迦陵胡亂的撩天，似乎一天的辛勞，借此忘懷了，日積月累，兩人的情感熱度，已到了沸騰點，而哈同做寫字間工作，生活也比較寬裕了些，就此兩相結合，爲同居之好。

哈同自娶了羅迦陵，真如一帆風順，積蓄了許多錢，自己也買些地產小做做，獲了利益，擴大又擴大，居然囊橐充盈，手頭闊綽，他是十足道地的猶太人，猶太人的精密理財，是全世界著名的。加之他鴻運亨通，蒸蒸日上，不多幾年，他跳出了沙遜，自行組織哈同洋行，在靜安寺路畔闢愛靈園，作夫婦雙棲之所。他愛好中國藝文，在園中辦廣倉學會，和倉聖明智大學，推崇造字的倉頡，據說他生於三月二十八日，和倉頡同日生，所以每年逢到誕辰，總要祭拜一回，典禮是非常隆重的。會刊印廣倉學會雜誌，廣倉學會演說報，廣倉千家姓，重輯倉頡篇，倉頡篇殘簡考釋，廣倉古石錄，廣倉硯錄。我友周劍雲，曾在那兒任過職務，哈同羅致的人才很多，如王靜安，邵景叔，費恕皆，李漢青，張硯孫等，都是學術界的名流。他又喜歡甲骨文，劉鐵雲故世後，所有的龜甲，一小部分，就由哈同收買下來。又篤信佛教，烏目山僧黃宗仰，便是哈同敬禮的一人，山僧號中央，常熟人，工詩古文辭，旁及釋家內典，無所不通，金山江天寺顯諦法師爲之摩頂受戒，錫名宗仰。山僧又善畫，愛儂園的一水一石，一樹一亭，都由山僧設計，所以別饒邱壑，具見意匠經營之妙。山僧一度赴日本，從孫總理爲革命運動，有人注

意他，山僧潛行歸國，養晦愛園有年，清社既屋，許多宮娥太監，流浪不能生活，哈同大發慈悲，在園中特闢了幾楹屋舍，招留他們居住，大有杜陵廣廈之概。相傳有一笑話，哈同提倡早起，他一清早便到園中散步，這時凡吃他飯的人，必須也要在那兒散步一番，表示不貪懶，不晏起，和主人一樣，實則這班人打了一夜的雀牌，通宵達旦，才得二十四圈了局，於是打起精神，掩飾倦態，散了一回步，尚哈同請過早安，便回到室裏倒頭便睡，蓬蓬蝶夢，直睡至傍晚始起，哈同有了財，那當然需要的是勢，資緣設法，在工部局中佔着董事的一席，可是英人留難他，涉須担任做一公衆有益的事，才得進身，哈同便發願斥資鋪大馬路，從跑馬廳起，到外灘止，完全用鐵藝木鋪成，這鐵藝木方方整整的，這時的代價，是每塊一角半，共用去四百萬塊，雇一百二十個砌匠。每工一角二分，凡兩個半月始竣工，可惜如今損壞了許多，無從添補，變爲七零八落了。哈同死，喪禮全用中國式，請劉春霖狀元去點主，袁希濂老居士獨放饒口，訃告是很大的一幀，他的夫人羅迦陵，親信姬覺彌，義子義女等，累累一大串，成爲東帖中的珍品。

商團革命同志

我住在小花園的時候，對面寶安里，有一幢三上三下的房屋，住着一位名叫祝少雲的，他喜歡買彩票，有一次給他買着了一條白鴿票的頭彩，那白鴿票每條一角，頭獎一萬元，現在的一萬元算不得什麼事，在那時却已轟動了全滬，老聃說的好，福兮禍所伏，那祝少雲真的因禍得福，原來他的姨太太魏

觀多資，便把所有細軟，一古攏兒揸着逃過，直把祝少雲活活的氣死，人去樓空，這屋便歸萬國商團總會，名目雖爲萬國，實爲中美英法俄荷西葡瑞挪德日意匈奧等十七國人士所組織，天晴，在跑馬廳操演，天陰雨，則假南京路市政廳的體育場舉行，約一百餘人，計分二十餘隊，荷着槍，實着彈，大有糾糾武夫，公侯千城之概，每隊又分A B兩隊，A隊以西入爲多，什九爲彼邦商界的領袖人物，B隊多普通職員，又有預備隊，參加的大都爲我國人。那時租界上不許我國人挾槍通行，入了萬國商團，那就可以肩荷快槍，通行無阻，所以國人頗以加入萬國商團爲榮，我也在這時加入爲團員，記得總司令爲英人克撥登，黃鬚長身，迄今腦幕上猶留深刻的印象，總董便是我們這位阿德哥處洽卿，這樣辦理了多年，很有成績，某次，民立報記者宋教仁在斜橋西園開演講大會，謂西人既有萬國商團，我們也當自己組織全國商團，經他提議，當時就有六千人響應，那萬國商團中的國人具愛國熱忱的，也紛紛加入。其中有一位某洋行的小職員，粵人黃勳伯，他是全國商團中義勇隊隊員，住在虹口。某晚，一竊賊在鄰家施其伎倆，越曬臺，預備逃走，不知怎樣被黃勳伯偵知了，他見義勇爲，潛行上去，把那竊賊攔腰挾着，大呼鄰人，那賊慌張極了，拔出匕首便刺，勳伯不放，被刺二十餘刃，鄰人出來把賊擒住，勳伯也就仆地而死。當時新舞台演員，大都加入全國商團的，爲表揚勳伯的俠義，特編「王勳伯死不放手」一新劇，連日排演，由夏月潤飾黃勳伯，演來熱烈動人，大爲叫座，那全國商團中大，蓄革命思想的很多，我參加革命工作，便是受這個影響。辛亥年，光復上海，由商團中的革命同志，擁護了陳英士，攻打製造局，當時團員中，犧牲了俞志樵熊九松等四位，至今已三十餘年，當時的團員大都物故，現由辛亥年

光復上海商團同志會加以調查，尙存者，計一百餘人，年齡最小的，也已五十四歲了。聽說，同志會已闢地滬甯陸家浜，造一紀念堂，以紀念團中爲革命而犧牲的烈士，并預備開辦學校爲百年樹人之計哩。

火燒民立報館

民立報館設在望平街四馬路口，門面是朝西的，由民呼報民呼報說變而成，主辦的是于院長右任，當時稱爲豎三民，和戴季陶的民權報，呂志伊的國民新聞，邵家彥的中華民報稱爲橫三民的，同爲言詞滲烈的刊物，這時爲民立報執筆的，有宋漁父，章行嚴，徐血兒的論文，葉楚傖，談善吾，陸秋心，和南社同人的小說筆記，內容充實，光線逼人，那篇發刊詞，出於右任手筆，右任別著腦心，所以文字上也含有屈子的騷意，大爲一時所傳誦，戈公振所輯的中國報學史，把這篇很長的發刊詞，源源本本的抄存在報學史裏，也就可見它的價值了。民立報自發行以來，銷數爲各報之冠，不料辛亥二月初六日，忽不戒於火，焚燬赫烈，祝融大施其威，竟把這輿論機關付諸一炬，但民立同人具有百折不撓的精神，對於言責，不願一日脫卸，依舊要按日出版，當際即在附近旅館開一房間，由汪綺雲，錢病鶴畫師把本地風光作爲資料，畫成即付石印，用有光紙印成一大張，共二千份，明日照常銷行，稱爲民立劫火圖，這圖我把它保存起來，且請聿光綺雲病鶴親筆題識，裝裱成軸，聿光題云：「化佛兄屬題此圖，因憶昔年諸社友合作精神，領導民衆，今與諸君舉杯相慶，然各髮髮蒼蒼老矣，聿光記於滬」。綺雲題云：「居

今思昔，民國二十六年重見」。病鶴晚年，改爲雲鶴，題云：「此畫當時余與汪綺雲老友合作，回首前情，恍如隔世，不勝今昔之感矣！化佛道兄，今於故紙堆中，檢得裱背，屬題以留紀念，廿六年五月一日，錢雲鶴重客海上」。可惜民立報主辦人于右老未贊一詞，稍緩當請訪他老人家，倩他大筆一揮。這劫火圖計分七欄，第一：「社員老談，雍頭一半，聞火便跑，險些遭難」。按老談即談善吾，該畫把老談的狼狽狀態，活現紙上，對之令人失笑，第二：「傷心一炬」，畫劫時的情形，烟燭瀾漫，救火員正在用皮帶灌水。第三：「手民火裏逃生」，畫着許多手民，緣着鐵柱下來。第四：「殃及同居之笑林」，畫着一個人揀着皮包，一足着鞋，一足祇有襪子，很慌張的想向窗口逃出，原來這人便是劉東軒，他借着民立報館的餘屋，辦笑林報，聽說東軒尙健在，晚境很不差。第五：「劫火中搶出帳箱」，畫着許多人，有的從扶梯上跌下，有的昇着帳箱，希圖出險。第六：「劫火前之民立」，巍巍的三層屋，很是氣概。第七：「劫後民立之背景」。那已牆傾壁倒，瓦礫遍地了。記得民立報館的對面，爲中外日報，是張佩乙王伯謙主持的，當時也飽受虛驚，民立報館，後來遷到法租界三茅閣橋堍，結果被袁政府摧殘了。

刺宋案珍聞

桃源漁父宋鮑初，諱教仁，他沒世多年，似乎這名兒已給人淡忘了，可是最近當軸把開北的宋公園，改稱爲宋教仁公園，由于右任院長領導黨國賢彥，舉行公祭，於是宋教仁三字，又復浮現人們的腦幕

。這天公祭，鄙人也去參加，那宋傑作低頭冥想，宛然儒者態度，幕用石琢作穹形，石碣有于霽的題句，均屬完好無恙，這是值得告慰的，這宋公園佔地一百餘畝，當時由于右任王一亭等五委員主辦，原來于右任和宋氏是民立報的老同事，于又主持正義，無怪他於故人埋骨之地發憤不置，記得在清季，宋氏有鑒於西人所辦萬國商團，國人紛紛去依附它，認為與其隸屬異邦的旗幟下，不如自己也辦商團較為光榮，便借靜安寺路斜橋畔的西園開會演講，鄙人是聽客之一，可惜這天聽衆太擁擠了，鄙人坐在最後的一排，瞧見他瘦瘦的臉兒，軀幹不很高，操着湖南音，發音又低，實在聽不到什麼，人家拍手，鄙人也隨着拍手罷了。直到明天這演講詞在民立報上發表出來，誦讀了一遍，才知道昨日所講的，確是馨切愛國之談，那敬仰的心，不覺油然而起，所以直到如今，尙留着深刻的印象。民國後，袁項城帝制自爲，袁所最忌的就是宋教仁，因此授意於趙秉鈞，由趙秉鈞指使洪述祖和應桂馨，結果那亡命之徒武士英充當兇手，在北車站候着宋氏，開鎗狙擊，宋受傷後，送至車站附近老靶子路的鐵路醫院醫治，那鐵路醫院，專爲鐵路員工而設，規模並不大，辦公時間一過，那負責的人完全離去了，宋氏送來，由普通醫生護士，隨便替他洗滌包紮一番，就算了，翌日，醫務主任來診察，設法剖治，可是流血過多，便告殞命。宋臨死執着于右任的手，把老母托付他，後來宋母至七十歲那年，死在故鄉湖南桃源，宋有一子一女，其子不忘父仇，候洪述祖來申，把洪抓住，送到法院，人證俱全，洪就被判死刑，明正國法，于右任爲監察院長，宋子便在監察院任事，聞今已逝世，現所存的，祇有一女了。宋氏的致死，當時社會人士莫明其妙，可是沒有幾天，給民權報館記者探得了實情，并在應桂馨處，獲得了許多關於刺宋密謀的

私函，便把它鑄成銅版，在民權報上印載出來，於是真相才大白於天下。後來國民黨黨員，爲宋開一追悼會，當時送挽聯的不下千餘人，密密層層，把整個的會場都掛滿了，鄙人尙記得易龍陽一聯云：「卿不死，孤不得安，自來造物忌才，比庸衆忌才更甚，壯之時，被之在門，豈但先生可痛，恐世人可痛尤多。」又陳敬孫一聯云：「壞爾長城，問誰實爲之，殆出諸野心勃勃者，何來刺客，亦大可疑也，果能逃萬目睽睽乎！」又曹民甫一聯云：「不可說，不可說，如其仁，如其仁。」都是語含諷刺，很使袁項城難堪，袁項城恨極了，把國民黨人目爲亂黨，四出逮捕，民權報也不久給他摧殘了，當時民權報同人會把關於宋案彙編成書，名稱卽爲宋教仁，惜乎鄙人沒有購存，否則此中資料很多可以拾取呢。

袁政府畫史

民立報在清末，仗着大胆作風，提倡革命，抨擊嚴廷，尤其徐血兒，葉楚傖等輩，各行直筆，大有橫掃五千人之概。民國後那民立報似乎鋒銳太露而鈍折了，起而代之者，便是周浩戴季陶的民權報，周浩甚至在報端發表頭可斷志不可屈等強硬宣言，這時執筆的除戴季陶（筆名天仇）外，有徐天嘯，何海鳴，牛霖生諸子，小品篇幅幅很大，又很考究，撰小說的有李定夷，蔣箸超，劉鐵冷，吳靈熱，徐吁公，沈肝若，其他筆記雜作，由楊南村，包隴獨，李警衆，陳醫隱，常川撰述，頗博一時好評。又復附送畫報，這時的畫報，用有光紙石印，記得畫報上也有長篇小說，一是吳靈熱的蘭娘哀史，一是劉鐵冷的征人淚，插畫都是出於錢病鶴手筆，他如張聿光的風景動物畫，鄭正秋的麗麗所劇談，開名報評戲的光

聲，關於戲劇方面的畫，大都是沈伯塵的佳作，自袁項城暴露帝制野心，民權報大肆攻擊，極口誅筆伐之能事，那錢病鶴更大繪其諷刺畫，什九對於袁項城而發，日積月累，把所有的畫稿，盡印專書，題爲袁政府畫史，恐遭禁止，揭着外國人的幌子爲發行者，可見當時的苦心孤詣了。那畫都是觸目驚心的，標題如兵禍南方，殘我元勳，好大人情，新姜子牙封神，望梅止渴，政府人物之真相，四面楚歌，獨夫夢想，魂死狗烹，看你橫行到幾時，邯鄲新夢，兄弟鬩牆，血淚黃花，亡國痛，新假面具，北京人物之今昔觀，傀儡，自命不凡等，凡九十餘幅，後附老袁百態，畫許多猿猴，以影射袁氏的盜竊，這畫史首冠邵家彥和陳志翠序，陳序却把病鶴介紹一番，如云：「錢君病鶴，名辛，字味辛，又字良有，浙瀨瑤初先生之哲嗣也，先生精金石，家藏碑帖甚多，君淵源家學，自幼富有美術思想，庚子後，即棄舉子業而從事丹青，得其表叔方爵先牛之指導，藝乃大進。來滬，歷任民黨各報圖畫主筆，逐日誦畫，耐人尋味，惟積稿散而不能聚，閱者憾焉，今將民國開始以來，一年有之畫報，擇尤彙錄，付梓問世，顏曰袁政府畫史，嬉笑怒罵，皆得神理，誠大觀也。印事既竣，問序於余，余不文，不能表白其深意，然政治革命，黨務之急，惟政府當以武力擁護，思之寤不痛心，瀏覽畫史，可以得之，一病鶴也是鄙人的老朋友，他連年困頓，認爲病鶴的病字不祥所致，把病字改爲雲字，作畫輒署雲鶴，可是困頓依舊，他總向着鄙人發牢騷道，幾年同道中人，死的已爲烈士，活的什九貴顯，爲黨國要人。祇有我至今猶飄泊江湖，做一個窮畫師，言時歎歎幾欲泣下。自事變遠起，他的哲嗣小鶴，隨着國府赴蜀，一時滬渝隔絕，滙款不通，小鶴無從寄款，雲鶴越發不能維持生活，他的夫人竟貧病交迫而死，未幾，他也隨着下世，

直至勝利後，小鶴才得來滬料理葬事，乃不勝舉魚風木之悲。

電影之先聲

記得住在小花園的時候，對面開着一家茶館，名叫羣樂樓，是寧波人開的。這時尚沒有電燈，燃點的是煤氣燈，每晚，煤氣燈大放光明，那些神聖的勞工，粉白黛綠的山梁中人等，都麪集在那茶館裏，打情罵俏，胡帝胡天，別成一個世界。茶館開牌皮人戲，用牛皮製成傀儡，和提線戲差不多，開映時，外面的燈完全熄滅，祇留帷中的燈光，使皮人的影，照在素壁上，也有些像點綴元宵節的走馬燈，術者躲在幕內，不使人瞧見，他暗使着皮人活動，黑影在壁上僅僅往來，情景逼真，皮人可以換衣易服，非常靈巧。最有趣的。是皮人打架，你一拳，我一腳，你來一個金剛掃地，我來一個白鶴冲天，大有憑陵殺氣，以相剪屠之概，使瞧着的人，興奮的了不得。可是後來每況愈下，映着許多色情的頑意兒，風化有關，給當局禁止了。隔了多時，吳稚暉從法國里昂歸來，帶來許多幻燈片，吳稚老寄寓二馬路的露沙醫院內，小樓一角，安設設備其間，很是逍遙自得，那醫院是他的外甥陸露沙開的，露沙學醫於扶桑，學成返國，即設醫院，頗著聲譽，他的尊人就是商務印書館主輯辭源的陸爾奎。國學深邃，一時推為耆宿。露沙和他的哥哥鏡若，以及歐陽予倩，吳我尊，馬絳士，謝抗白諸子，提倡新派戲劇，組織春柳劇場在南京路的謀得利，表演不如歸，社會鐘，猛回頭，愛慾海，浮雲等劇，博得社會人士的佳評。吳稚老住在醫院中，把那幻燈片。放映給大眾看，不售門票，歡迎參觀，這時恰巧夏天，那些盪馬路乘風

涼的人，紛紛來爲座上客。幻燈片中，都是在法國半工半讀的華人生活，寓有教育意義，吳稚老不怕炎熱，匿身幕中，不露面的演講給人聽，晚十時半完畢，稚老就穿着短衣，手執一柄蒲葵扇，在門前疏散疏散。鄙人其時已在大舞台串戲，白粉塗着鼻子，做小花面，後台熱的受不住，總要溜到後門小弄裏透透氣，上場尙早，就和幾個伴兒，移着小棧小几，撮幾顆花生，喝數杯白乾，認爲苦中作樂，是人生應有的享受（現在的大舞台，前門在二馬路，後門在三馬路，從前却相反，前門在三馬路，後門在二馬路）。那時幾乎每晚和吳稚老相見，原來露沙醫院，和大舞台後門是望衡對宇的，吳稚老起初聽見鄙人塗的白鼻子，輒失笑着問：你今晚飾着什麼角色，這種的怪樣子，後來也就司空見慣，有時竟來參加小飲，花生豆脯，吃的津津有味。自從皮人戲幻燈片公映後，不久就有幻仙戲館演映電影，這劇館很簡陋，上搭蘆席棚，下面是泥地皮，列着長檯爲座，門票每張售兩銅圓，電影完後，尙有種種的把戲作爲餘興，所以生涯很不差。有一次，放映慈禧皇太后出喪新聞片，把這個大噱頭，號召一下，連賣數晚的滿座，那開幻仙的，賺的麥克麥克。幻仙的地位，在中泥城橋，中泥城橋在今靜安寺路的東口，和大馬路相接處，尙有北京路的北泥城橋，五馬路，跑馬廳的南泥城橋，那西藏路是一條河，直通至西門方浜橋，後來市面熱鬧，就把它填平，如今一些痕跡都找不出了。

舊式戲院

前人爲戲院撰一聯對聯道：「誰爲袖手旁觀者，我亦蓬場作戲人。」從廣的眼光瞧來，戲院即是世界。

，從狹的眼光瞧來，世界無異戲院，所以世界也罷，戲院也罷，無非一而二，二而一而已。從前的戲院稱為茶園，鄙人喜歡集藏，累累齎贅，什麼都有，好像打翻了字紙籠一般，在許多集藏中，有天儀茶園的戲單，這戲單是木版印的，那木版粗陋的很，印在紅紙上，字跡不很明顯，更談不到美術了。上冠「英商」兩字，旁有「京都永生名班」字樣，戲單上的名兒，有孫春林，毛韻芳，靈芝草，二盞燈，何家聲，李春林，王益芳，霍春祥，馮志奎，張玉奎，沈韻秋，趙德虎，汪桂芬，夏月珊，夏月潤，周鳳林等，那汪桂芬當然是掛頭牌的了，這時的戲院，那臺是方形，臺前兩根大柱，障礙視線，很為討厭。背後沒有佈景，中間是木板為壁，貼着紅紙所書的喜字，或天官賜福四字，上首標着「出將」，下首標着「入相」，凡唱戲的出場，必從出將門出場，必從入相門入，非常呆板，後來板壁改用繡花堂幔，較為美觀，敲鑼鼓拉胡琴的，都在臺上佔據一角，凡是全武行的戲，很覺地位侷促，難於展拓，座位，正廳大都是男賓坐的，每位售一百二十文，那珠光寶氣的貴眷，什九坐着包廂，每位售一百四十文，邊廂每位八十文，最起碼的座位在未背後，每位六十文，無非供賤夫走卒的娛樂了。倘沒有三層樓，正廳上設着長半桌，可坐六客，就是前後各坐兩客，橫頭兩客，都是長凳或骨牌凳，看戲的多了，臨時添凳子，半桌上可設香茗，水果盆，甚至備了酒餚，且酌且看，真是舒適極了，每晚十時左右，在台的兩旁，掛出水牌來，黑質白字，非常醒目，一面是揭布今夜售若干吊錢，一面是明晚戲目的預告，那些案目，向老看客發明晚的戲單，過了十時，門簾鬆解，任人出入，這明明是給看白戲的一種便利罷了。凡唱戲的，都隸屬梨園公會，一般社會人士，很瞧不起唱戲的戲子，所以前清應考，娼優隸卒的子弟，認為身家不

清白。沒有應考的資格。直到後來，改組伶界聯合會，且辦榛苓學校，伶人的子弟，可受相當的教育，戲子俱稱藝員，身分頓時抬高起來。這無非受着西風東漸的影響，因為西洋人把戲劇認爲社會教育，有覺世牖民之功，演戲的什九是有智識的大學生哩。那伶界聯合會的牌子，還是出於孫總理的手筆。第二次革命，所有的軍火槍械，都密藏在會中，很遭當局的猜忌。舊式的戲院，沒有女伶，女伶別組髦兒戲班，髦兒戲班中沒有男伶，所有武生，大花面，鬚生，都由女伶充飾。原來其時風氣很閉塞，以爲男女混在一起演戲，有騷風化，概行禁止的，每年夏冬二季，如六月十一日，十一月十一日，有所謂老郎會，那老郎爲戲院後台所供奉的祖師菩薩，相傳爲唐明皇，屆期戲班中人均須到梨園公所做會，不知怎樣一來，妓院逢到這天，也做着老郎會，賜客設宴，唐明皇和妓院無關，無非湊着熱鬧，借此斂錢罷了。

新舞台之新派戲

從茶園蛻變而爲舞臺，此中也有小小的一段歷史，原來在清末時期，人民的心理，樣樣喜歡革新，當時就有張聿光，夏月潤，劉藝舟，王鐘聲輩，出國去考察戲劇。歸來計劃設一新型的戲院，爲謀振興華界市面起見，把戲院設在十六舖，名爲新舞臺，從此茶園的名兒取消，風起雲湧的都是舞臺了。那新舞臺的佈景，完全出於張聿光手筆，後來似乎熊淞泉，也繼着畫佈景了，臺是活動的，所以大轉舞臺，常常在廣告上大事吹播。那夏月潤，夏月珊，和潘月樵，在光復時，冒險打製造局，救陳英士，很做些

革命工作，但是他們功成身退，仍以伶工爲生，這是很足令人欽佩的。潘月樵藝名小連生，後來遭袁政府的忌，他在常熱置一筵室，結果被袁政府的爪牙抄家，劉藝舟字木鐸，湖北人，曾做過一任敦煌都督，所以他在新舞台演戲，人家稱他爲伶界偉人，他的戲都是新編的，如明末遺恨，哀江南，求己圖，新華官等，演來激昂慷慨，聽衆無不爲之動容。王鐘聲，字熙普，紹興人，他的拿手戲，有愛海波，秋瑾，波蘭亡國慘，也都是悲天憫人的一派新劇本，光復之際，陳英士發給六千元，委他去光復天津，也就借着朱光明，萬鐵柱，徐光華輩一同北上，這時天津的某顯宦，鐘聲和他相熟的，就去煽動某顯宦，應響革命，當時某顯宦很表同情，晚間設着酒席，請鐘聲光明鐵柱光華前去赴宴，筵籌交錯，備極熱鬧，半酣，某顯宦忽然變色，即呼親兵把這四人逮捕，說是革命黨，擾亂治安，立刻在邸後正法。四屍體便埋在督井中，沉寃莫白，過了若干年，外間方才知道這一回事，可是已事過境遷了。那柳亞子上天下地所說的馮郎，藝名小子和，他是夏月珊的徒弟，綺年玉貌，善演花田錯，血淚碑，百寶箱，梅龍鎮等巨角戲。粉黛登場，不知顛倒多少王孫公子，蕩婦妖姬，甚至那些姨太太們，散戲後，候在後台門前，小子和坐着他的自備包車歸寓，姨太太們不惜犧牲色相，把自己的小照，附寫着地址，拋到包車上去，不啻當年潘岳的擲果。有一次，某公館的姨太太送給小子和巨粒的金鋼鑽戒指一枚，小子和告誡乃師夏月珊，夏月珊即當台揭示這鑽戒，與大衆觀看，把這鑽戒捐作義舉，並演講我們新舞臺的藝員，個個都有高尚的人格，決不受黃金美人的誘惑，聽客沒有個不鼓掌，幾似春雷之展，新舞台最賣座的，要算時事戲閻瑞生，閻瑞生一角，由汪優遊充飾，戲中情節，有閻瑞生遭捕跳水逃逸一幕，汪優遊爲求逼真起

見，台上佈着水景，天天跳水，這戲連演數十場，汪優遊受寒太甚，結果患了一場重病，幾乎喪了性命。那新舞臺在十六舖，時常戒嚴，影響他們的營業。後來遷設到城內九畝地去，九畝地爲明露香園故址，地位很寬展。在從前戲院例不演走麥城，說演了走麥城，觸犯了關帝，要遭回祿之災的。新舞臺以新型爲號召，特破例演唱走麥城，真是巧極了，演了走麥城不到三天，忽然不戒於火，一塵舞臺，化爲灰燼，新舞臺同人真有毅力，重行建造，再演走麥境，竟安然無恙，於是家家都公演走麥城，成爲一時風尚。

新劇之蛻變

鄙人從小即有戲劇癖。什麼戲都愛看，在家鄉看草台戲，看的津津有味，那時有崑腔戲迎鳳班，在常錫一帶，很著聲譽，鄙人却是迎鳳班的老看客，班中很有出類拔萃的人才，如丑角陸壽卿，善演借茶活捉等戲，方巾老生毛竹山，鐵冠圖是他拿手傑作，尙有一個旦角，啞嗓子，做工細膩非凡，名兒可是已憶不起了。後來鄙人到上海，距小花園不遠，有觀盛里，凡六街，那末街所住的，大都爲梨園人物，因此就有在那兒組織一總會，那總會是票房性質，加入的每人出會費兩圓，這時常到會裏來的，如趙如泉，四畫燈，善演收關勝的啞伶王益芳，尙在童年的蓋叫天，鄙人也加入爲會員，便和這班唱戲的人往還。觀盛里在跑馬廳之東，逢到西人賽馬，那些王孫公子，挾着北里佳人，常坐着彩色的馬車，在跑馬廳周圍兜圈子，那馬鞭子上也用彩綢點綴，極錦簇花園之致，於是香車寶馬，帽影鞭絲，胡帝胡天，

風流占斷，那觀盛里前是必經之道，所以觀賞之人，駢肩累迹，熱鬧異常，總會隔壁，爲滿人寶子觀的藏嬌金屋，寶子親任新衙門的會審官，他包着一妓女朱小二寶，每天下午四時後，鑾鈴響處，便是寶子觀的馬車來了，那馬車侈麗的很，馬夫穿着披肩式的對襟氈衣，號衣是玫瑰紫的，黃鏡邊，頭戴涼帽，也是玫瑰紫的，配着黃纓，和號衣一致，腳上穿鞋，很是威武，鄙人到觀盛里去，總見到他們，所以偶一回憶，這印象猶歷歷在目呢。後來白克路成都路口，馬相伯辦通鑑學校，沈仲禮爲校長，王培元主持其事，附設春陽社，訓練演戲，黃鎮璽楊君謀，都是社中人，楊君謀爲楊天驥千里的弟弟；有一次在蘇州東吳大學演賑災義務戲，戲名血手印，照戲中情節，君謀是被人刺死的，爲求象真起見，預用豬泡盛着血，繫在胸前，別用一鉛皮護胸，以防創傷，豈知臨演時，鉛皮忽然鬆卸，飾兇手的，是君謀的同學，沒有覺察，貿然一刺，鮮血直迸，君謀頓時仆地，看戲的無不齊聲叫好，認爲逼真，豈知弄假成真，君謀失却了鉛皮的遮護，刺中要害，一命嗚呼，結果飾兇手的同學，被判徒刑，飽嘗鐵窗風味，真是冤哉枉也。

春陽社借圓明園路C D C大廈爲劇場，演黑奴籲天錄，鄙人飾黑奴，全身塗着黑色，甚至耳朵裏也是烏黝黝的偏塗着，戲畢卸裝，可是黑色不易洗去，成爲真箇尼格羅了。王培元是唱青衣的，扮相做工都很好，既而春陽社以革命嫌疑，遭當局禁止，培元到南洋香港澳門一帶去遊歷，無非爲避風頭之計，年餘始歸來，春陽社停止，鄙人頗有骨肉復生之感，幸而那張石川的身父經營三發起在大馬路組織鳴社，所集合的，以報人軍人和美術家爲多，張石川，孫雪泥，熊松泉，李懷霜，鄭正秋等，都來參加，鄙

人也加入其中，陣容甚爲整齊，借謀得利試演三天，謀得利在大馬路，本外國戲館，一度爲堆棧，拾級而上，地位很高，試演的是鄭正秋所編家庭實事戲，名惡家庭，由正秋售去家鄉的產業，得五千元整本，結果連賣了三天滿座，正秋興高彩烈，索性向謀得利長期包演，言定演員月薪二十元，最低的十二元，正秋在此中着實得些利潤，經營三豔羨他，邀着演員共十二位去密談，明天諸演員向正秋提出條件，要求加薪，最低的三十元，高的五十元，七十元，正秋不允，演員辭職，經營三和諸演員訂合同，在大新街口今惠中旅館故址，開民鳴社，郝劍魂演西太后，顧無爲演皇帝夢，顧無爲因此戲被當局捉將官裏去，吃了若干天的官司。

戲單一束

鄭正秋他在新劇界裏自處領導地位，經營三開民鳴社，他那裏肯示弱於人，便控石路天仙茶園，開新社，拉了蘇石癱去充台柱，和諸演員拆賬，不支薪金，這時的戲單是石印的，上端新新劇社幾個字，出於林夢鳴手筆；下面尙有劇情圖畫，那是孫雪泥沈泊樓錢癩畫的，此外又有說明書和演員名單，很考究，鄙人把許多舊戲單，付諸裝池，成一長卷，自己爲劇中人的，在名單上加一硃圈，以爲標識，這是鄙人的生活過程，值得留爲紀念的，新社的戲，如貪色報，義丐武七，誰先死，婚姻誤，演員有惜花，雙雲，小雅，警鈴，瘦梅，病僧，幼稚，子青，恨生，詠霞，冷笑，憐儂，雪琴，清風，楚儂等。正秋自己也登場，稻葉風。座價優等一元，特等六角，頭等四角，普通二角，幼童減半，僕票一

角，茶資加一，都標明在戲單上。那小說家徐卓呆兄，和寒梅，則鳴，顧顧，在民鳴社演趣劇一飯之恩，他署名半梅，又和鄙人合演趣劇留聲機器，他飾拐子，鄙人飾伶人，很是滑稽。又西太后一劇，半梅飾准軍統領，鄙人飾榮祿。已故小說家汪仲賢，也是演員之一，他署名優遊，飾侍御吳可讀，西太后由劍魂飾，顧無為飾李蓮英，劇中人有數十位之多。鄙人又和鄭鵠合演鴛鴦譜，鵠為喬太守，鄙人為錢瞎子。又演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記，正秋為康德黎，鵠為偵探喬化斯，絳士為康夫人，鄙人為英傑柯爾，孫逸仙一角，由顧無為充任，正秋鵠他們兩人的兒子也一起參加，很是熱鬧，有時為討好觀眾起見，戲畢再加映電影。演新劇的所在，尚有笑舞台，地址在廣西路汕頭路口，演波蘭亡國慘，那伶界偉人劉藝舟飾哥修士孤，汪優遊飾白爾番斯，半梅為白大夫人，鄙人為俄國軍官，陸鏡若為警卒。又演鹿死誰手，那歐陽予倩也來參加。三洋涇橋歌舞台舊址開設民興社，演俠女伶，濟公傳，鄙人加入是客串性質。三馬路大新街的明明舞台，演革命戲萬象更新，那被柳亞子大捧而特捧的馮春航，來飾劇中的姨太太，鄙人起馬吉樟一角，無恐的黎元洪，光明的孫武，飲恨的張振武，演來都很賣力的。

鄙人和李君馨，汪摩陀，史海嘯等到蘇州，出演閩門外民興新劇社，演上海之黑幕，又應鎮江玉英貧兒院募捐游藝大會之招，赴伯先公園演濟公活佛，這時尚請仁山大法師登台說法，藉以號召哩。

戲單中間，附着顧無為演皇帝夢被捕給鄙人的信，鄭正秋的遺墨，劉鴻聲唱道遙律自編的新唱辭，這是任何戲考和戲劇刊物上沒有發表過，很是名貴哩；後面且有名畫家黃山壽親題「遊戲三昧」四個篆書，陳小蝶更題着兩首絕句，如云：「滑稽登場悟夙因，口中三尺幻蓮新，知君自有生公法，肯與蒼生

魂化身。」「猜介足慚名士節，妙言時作散花鈴，若教我輩無雙語，定畫評書柳敬亭。」又巽情陳構題「摹擬入神。」又云：「化佛先生素擅皮箋，又爲新劇大家，每一登場，扮演古今何等人物，無不形容畢肖，壁吻宛然，洵神乎其技矣，爰綴數語，以誌欽佩。」

顯赫一時之馬車

現在通衢大道，是汽車的世界，風馳電掣般的往來着，幾乎觸目皆是了。但據遊歷過新大陸的朋友報告，在美國，汽車真充斥極了，不但每個商人都有一輛汽車，連得學堂上學，都是人各一車；那麼上海的汽車，尙沒有到普遍化的程度哩。在數十年前，上海馬車，顯赫一時，因此通衢大道，稱爲馬路，那馬字的由來，就是指這種衢道，是爲通行馬車而設備的。所以凡屬富商巨宦，他們公館裏，都有馬車間，停置自備的馬車，和現在的汽車間一般無二，每逢暮春時節，天桃著花，龍華道上，寶馬香車，絡繹不絕，那些馬車上，大都戴着麗姝美女，人面花光，相映似畫。也有兩輪而很精緻的，稱爲亨斯美，往往大少爺們自己拉韉，在綠蔭夾道的靜安寺路上兜風，輕蹄得得，斜照一鞭，也是出風頭的舉動，但是這適宜於春夏。秋冬風厲，那當然要用轎式車，亨斯美便告絕跡，所以人家總雇備着馬夫，那些馬夫錦衣窄袖，頗多俊美人物，於是姨太太嬖馬夫，鬧成風流案件，時有所聞。也有開着馬車行聽候出差的，規模最大的，要推龍飛，地點在白克路派克路口，即今國際飯店後面，這時出差到龍華，大約每次二元四角左右。四馬路爲市中心區最熱鬧處，馬車出遊，必兜四馬路，那些有閒階級，每天下午，總要

到四馬路三萬昌茶館，（今大新街口），沿陽台泡一壺茶，目的是看馬車。其實馬車沒有什麼好看，好看的，是馬車上的粉白黛綠嬰兒宛宛之流，還有那些破舊的馬車，專門在馬路上招攬生意，如大新街到十六舖，每人兩銅圓，但必須搭滿若干客，始開行一次，否則代價太低，馬車認為不上算哩。十六舖到大新街的馬車，大都停在大有水果行門前，這家水果行是商團司令江一南開的，江一南和革命同志秘密往還，那些炸彈，往往藏置在成束的甘蔗中，的是大膽作風。一南且能畫幾筆花卉，人很風雅哩，又有三茅閣橋塢，也多這種馬車，專供廝養苦力乘坐，穿長衫的不屑參加，當時馬夫方面執着權威的，有四大金剛，這四大金剛都有渾號，渾號叫響了，真姓名反而不憶，一個是火燒木頭，原來他黑而瘦長，外面却很有聲勢，一個叫跑籠套，或許是劇館裏做起碼角色的。一個是癩蔘生，他對於任何一家馬車行都熟悉，時常為閩人御車。關外馬販來，都由蔘生招待鑒別，他不但善相馬，且善控馬。一個是老升和，他色運亨通，那些長三妓女，往往和他有肌膚之親。總之這種馬夫什九有白相人氣派，如遇相打，他們一呼百應。

人家怕他們的惡勢力，不敢奈何他們。可是有一回，却強人過強，氣餒大煞，原來大新街口，有一家老丹桂茶園，是夏氏弟兄月珊月潤所開的，其實即南市新舞台的前型。勇猛武生張順來，恰在老丹桂唱戲，他喜歡蓄畫眉鳥的，戲畢，兩手提着三隻鳥籠，大搖大擺的走出來，一班馬夫立在馬路中，對於路過婦女，品頭評足，施其吊膀手段，張順來提着鳥籠過來，馬夫不稍讓開，熟視有若無覩，張順來大怒，他是具着好身才的，就飛起左腿，馬夫吃着一記耳光，右腿繼起，又是耳光一記，可算兩頰勻稱，

不偏不倚，馬夫歪戴的帽給他擊下來，馬夫覺的來勢兇猛，已非所敵，祇得退避下來，自認晦氣，不敢動手。

茶寮之回憶

記得宋徽宗說得好：「茶之爲物，擅閩之秀氣，鍾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茶和酒雖有聯繫性，可是酒性烈，茶味澹，酒若比之俠士。茶賞喻之高人。鄙人喜歡飲酒，也喜歡喝茶，不過喝茶不到茶寮，總在家裏泡着一壺，自斟自品罷哩。原來上海的茶寮，大都嘈雜非凡，極少潔雅之座。可是數十年前，那些茶寮，却有耐人逗留依戀的：愛多亞路棋盤街口，有一家麗水臺，這時洋涇浜尚通着黃浦，臨流高築，明牖做通，附近爲花叢豔蕪，彼秦樓佳麗，楚館嬌娃，搔首弄姿，色授魂與，故某詞人有「繞樓四面花如海，偷遍欄干任品題」之句，確是一種實景哩。青蓮閣現在雖尙開設着，可是舊時的青蓮閣，在今世界書局原址，最初名華衆會，點石齋畫報，且把華衆會吸茗品鹽，繪在圖幅中，列入洋場景色之一呢。四馬路上，又有閩苑第一樓，黃夢曉滬事談屑謂：「閩苑第一樓，洋房三層，四面皆玻璃窗，青天白日，如坐水晶宮，真覺一空闊翳，計上下兩層，可容千餘人，別有蓬室數楹，爲呼吸烟霞之地，下層則爲彈子房，初開時，聲名藉藉，遠方之初至滬地者，無不趨之若鶩，後則包探捕役，娘姨姘頭，及偷鷄蕩婦之類，錯出其間，而裙屐少年，反舍此而靡集於華衆會矣」。可知茶寮用玻璃窗，閩苑尙是首創。大馬路永安公司原址爲陶陶居，宵夜館兼設茶座，據說尙是洗冠生出身處；陶陶居隔鄰爲

一洞天，也是粵人開設的，大新街口，有華商消夏樓，當時也很有名。先施公司原址，本為易安居，招牌是楊守敬寫的，賣茶並賣粵式點心；大馬路盆湯弄口，有江南話雨樓，座客常滿；大馬路四川路口有老旗昌，賣柴賣茶，一般鹹水味都集合在那裏，勾引那些水手鬼，幾乎成爲魔窟。妓女標會，必在雲錦里一林春舉行；白相人吃講茶，拆妯頭，大都麪集六馬路的朝陽樓，和雲南路的玉壺春；玉壺春是范剛律師的尊人所開的，范剛常出處爲強盜辯護，此中自有淵源哩。粵妓紛集棋盤街五馬路口的同芳，怡珍，那兩家是望衡對宇的，同芳裝璜得金碧輝煌，兼賣糖果；怡珍兼設烟榻，備癮君子的吞雲吐霧，生涯很不惡呢。最雅致的，要推二馬路洗清池隔壁的文明雅集，那家茶館，是俞達夫開的；達夫，謙禮，別署隨齋，浙江山陰人，爲同邑任隨的入室弟子，人物花鳥，盡得師傳，在上海鬻畫，凡四十餘年；中年後，改仿徐青藤，又參用金冬心筆法，畫格爲之一變，壬戌故世，年六十一歲。還有一家照相館鏡中人，也是俞所開設的，可謂生財有道，且物以類聚，那些書畫家旁晚無事，總是不約而同到文明雅集來談天說地，考古證今，更有一班喜弄絲竹的，又把文明雅集作爲俱樂部。此中有一位擅彈琵琶的，曾刊行琵琶譜，可惜這人的名兒記不起來了。城裏豫園一帶，茶寮很多，湖心亭在水中央，尤爲佳勝，又有鶴亭，船坊廳，綠波廊諸家，綠波廊的名兒，多麼雅雋啊，後來被僑夫易稱樂園，點金成鐵，不復使人注意了。

辛亥革命紀念品

記得吳江陳巢南，曾做過革命博物館館長，館中的革命紀念品，當然是很豐富名貴的了；鄙人在辛亥革命，也充當過搖旗吶喊的馬前卒，關於自己方面的，略有一些小小的紀念品，雖比諸革命博物館所藏，實有小巫大巫之別，可是敝帚自珍，却也視同瑰寶。這小小的紀念品，鄙人付諸裝璜，成爲長卷，請了許多名家和黨國賢彥一題，當然聲價十倍，展開第一幅，便是山陰任董叔所撰，金匱錢瘦鐵所書的一段引言，如云：「錢蘇漢，號玉齋，化佛別署也，江蘇人，抗爽好交遊，善歌曲，深通音律，又嗜畫佛，著有中國名人畫史，化佛畫存，化佛造像，及佛光集等，風行海內，所居四隅，悉懸古佛像，因名其樓曰萬佛樓，國內外名流多有題詠」。接着爲滬軍先鋒隊正司令洪承點所發的委任狀，如云：「本先鋒隊委任錢玉齋充第三中隊司務長，務望協力進行，以期早日達到掃滅滿清，建設民國之目的，特此委任，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十年十月初一日」。又軍政府滬軍都督陳英士的獎憑，略謂：「自武漢倡義以來，大陸蛟龍並起，四方響應，漢土光復，我溫濱壯士，投袂奮興，爰舉義旗，膚功克奏，苟非決心於平昔，奚能得志於崇朝，爲國爲民，可嘉可敬，在志士熱心竭力，天職固然，本都督崇德報功，人事當盡，表彰所在，等級略分，想異時掃盡胡氛，銅像鑄由公論，喜今日功成歇浦，錫獎藉表微忱，茲將調查切實出力人員，頒給獎憑，以示鼓勵，計開錢蘇漢光復上海甚爲出力，經人事科調查確實，應給優等獎憑。」又滬軍都督陳贈給鄙人的紀念憑，都是駢四儷六的辭句，極喬皇典麗之能事。原來陳的部下，多民立報記者，和南社文人，所以他發表的文電公事，簡直可和黎宋卿相媲美，因宋卿的秘書饒密信，也是一位大手筆哩。二次革命，鄙人見軍閥慘無人道，自相殘殺，便入紅十字會爲救護隊，共赴前敵七次，

槍林彈雨，幾喪生命。事後得到獎憑一紙，并救護紀念章一枚。這時正會長爲呂海寰，副會長沈敦和，所以獎憑上呂沈都鈐着印，以下都是題識，曹亞伯題：「無非幻夢」，亞伯會救國父出險，他的手跡，不易多觀的。予右任行書題：「化佛革命之紀念品」。鈐一印「關中于氏」。陳其采題云：「負責任，守本分，前之英豪，今之化佛」。王一亭就禪悅的，他就寫着：「即心即佛」四字。姚雨平將軍題：「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何俠題：「作如是觀」。謝無量題：「革命未成，而君先隱，萬千億佛，爲衆生病，以畫作壇，如響斯應，是亦救世之苦心，乃見吾化佛居士之大本領」。章太炎題：「是非利害，待後人論定，吾輩縱然稱謂，猶吹劍之一映耳。嗚呼！」吳稚暉題：「佛能作千百萬億化身，大千世界，正似一臺活劇，臺上英雄，即臺下英雄，臺下英雄，又即臺上英雄，過去都成一噓，百千萬億變化，還朕一佛」。康瓠云：「魔鬼化佛，居士畫佛，既已無我，何必有佛」。太虛題：「佛是英雄化，英雄是佛根，大慈悲大力，方是大雄身」。經頤淵題：「歇補同盟跡已陳，不堪回首老風塵，未來世事和平願，聊集殘編示後人」。陳樹人題：「英雄肝膽，仙佛心腸」。林森題：「度一切苦厄，幻相度人」。田桓題：「入世無非是，此心即菩提」。蔡元培題：「等觀生命，準備犧牲，革命不懈，學佛竟成」。薛篤弼題：「唯佛能化英雄，亦唯英雄能化佛」。胡樸安題：「英雄退步即神仙」。柳亞子題：「革命早充馬前卒，焚香老託竺乾民，英雄仙佛都奚補，難忘優曇示現身」。錢鼎升爲鄙人畫着一像，頗有頰上添毫之妙呢。

六個半高僧

釋家歸宗於聖，道家鍊修成仙，釋家皈依我佛，所以在釋家居佛第一等，菩薩次之，第三爲羅漢，第四便是高僧；高僧談何容易，非有大智慧，大顯力不可。民國以來，可稱爲高僧，爲鄙人所熟識的，却有六個半：一印光，他著作等身，刊有印光法師文鈔，有尺牘，有序跋，有雜記，不但蘊義妙奧，文筆亦極雅潔。可是他很自謙，人家呼他法師，他却自稱粥飯僧，說法師不敢當，他把禪機作一妙喻，他說：「月露中天，影現衆水，不但江湖河海，各地全月，即小而一勺一滴，無不各各皆現全月；又江湖河海中月，一人觀之，則其月與己相對，即百千萬人於百千萬處觀之，亦皆各各與己相對，人若東行，月則隨之而東，人若西行，月則隨之而西，人若安住不動，月則不離當處，一人乃至百千萬人，悉皆如是。菩薩於一念中，徧法界感，徧法界應，感應道交，無少差殊，與此一月普現衆水，隨人隨地各見全月，了無有異」。他是陝西郃陽人，駐錫普陀法雨寺的藏經樓，晚年才往蘇州靈巖，發揚佛化，有時到上海來，總住在南成都路的太平寺，這太平寺和供養庵相對，是毗陵盛氏的家廟，不輕見客，鄙人去，却很殷勤接見，回去了又和鄙人通訊，所以至今做笥中尙有他的遺札哩。他八十三歲圓寂靈巖，靈巖造有紀念塔碑碣，上海覺園爲建紀念堂，弘化月刊爲他出生西紀念號。他法名聖量，別號常慚。二諦閑，他是台州人，潛於內典，雲遊四海，到上海來，往南市海潮寺，鄙人去訪謁他，恨相見晚，可是口音不通，談話未免隔閡哩。三道皆，他是北京法源寺的住持，從北京來滬，年已六十七八歲了，有很多的著

作，當時鄙人就邀他在三馬路禪悅齋吃素茶，那禪悅齋是八指頭陀開的，現在已歇業多年了。四太虛，他是提倡新僧運動的，具科學頭腦，有文學修養，得佛學奧旨，編有海潮音數十期，記得有一次，某校請他去演講，他就從佛學講到理化，聽的人沒有個不佩服他的淵博。鄙人和他有識很早，在光復時，社會黨的會所，設在西新橋的仁濟堂，太虛沈澆雲馬相伯等，都是社會黨中堅，鄙人也是該黨的一份子。五與慈，他住持法藏寺，把該寺擴為十方叢林，來掛單的絡繹不絕，這是多大的功德啊！六弘一，弘一便是南社詩人李叔同，風流倜儻，不可一世，早歲曾和鄙人同演新派劇，他幻化女兒身，飾茶花女一角，扮相很明艷，擅音樂，工書畫，做笛中尙有他所書的楹聯和水彩畫幅，作為紀念哩。他賃居上海法租界的卜鄰里，和袁希濂，蔡小香，張小樓，許幻園，設文化社於南市青龍橋之城南草堂，號稱天涯五友，又和烏目山僧，湯伯暹輩，辦海上書畫公會，一時高邕之朱夢廬，都紛紛加入，辛亥革命後，應陳英士招聘，主太平洋報，為曼殊大師修潤斷鴻零雁記，出家後，嚴守律宗，每天子午卯酉做課，衲襖四季如一，和昔日的豪俊，判若兩人，真是奇哉怪哉。還有半個頭，要推寬道，他住持南市三昧庵，喜善舉，沒有宗教門戶之見，抗戰第三年，他募資三百多萬金，救濟各界，這種精神，洵屬不可多得呢。

體育界先進

一洗數千年重文輕武的積習，那就要歸功到幾位體育界先進的了。據鄙人所知道的，一位是徐一冰，他是浙江人，瘦長條子，貌不驚人，留學扶桑，專事體育，返國後，設立上海華商體操會，把所學的

柔輿操，啞鈴球杆操，教導國人，會址在南京路高陽里四號，操場却在北車站旱橋附近的王家宅，場址開曠，足容千人的操演，此中人才輩出，如王懷琪，錢琳一，金鐵軍，吳志青等都是。還有一位徐傅霖，那便是婦孺皆知的李阿毛，曾爲商務印書館編過許多體操教科書，這時他得風氣之先，很博得社會人士的稱譽。那體操會的學員，是男女兼收的，陸禮華和湯劍我，是女學員中的佼佼者。劍我喜駕自由車，傅霖是自由車同志，兩人往往並駕齊驅的同出同歸，打成火一般熱，結果成了一對體育夫妻。劍我擅北魏書，可惜在十多年前故世了，傅霖故劍情深，至今他的家中，尙張着他先夫人的遺墨哩。徐一冰死，體操會便告停止。精武體育會，也具悠久的歷史，那大俠霍元甲，即該會發起人，他爲洗雪東亞病夫四字頭銜的恥辱，特地有這組織，可惜成立年餘，他老人家被日本人秋野陰謀毒死，體育界殞去了這顆一顆巨星，這是誰都痛悼的。霍元甲入室弟子盧惠昌，陳公哲，繼續辦理精武會，使之不替，且時常請北方武術教師來，用個別法教導拳棒和其他武藝，成績很不差。旣而王一亭，吳志青，滕克勤，在南市陸家浜組織中華武術會，廣徵會員，最初很簡陋，茅屋土階，沒有什麼設備，後來才改建榭屋。由鄙人去讀陳父孫中山寫「耀武樓」三字匾額，恰巧這時國父回廣東，便托曹亞伯轉求，居然蒙他寫來。武術會有關書室，鄙人又代求到章太炎寫「修文優武」四字。二次革命失敗，武術會不能活動，也就銷聲匿跡了。這時有位山東王子平，他是回教徒，硬功很好，和李景林張之江是一流人物，民國五六年間，俄羅斯大力士康泰爾，在北京某戲院擺擂台，他能手折一寸長的洋釘，用電車鐵軌荷在肩頭，每端可懸十個人，很藐視我國人沒有武勇，當時就有人慫恿王子平北上和他較量，王認爲不必臺上比賽，祇須給

些顏色他看，他能領教就算，康泰爾本定表演三天，每座售一圓二角，價雖昂貴，可是賣着滿座，第二天晚上，王子平和他在後臺比賽，後臺是泥地，兩人握手約十分鐘而罷，看的人莫明其妙，翌日，牌上寫着暫緩表演，康泰爾亦即他去。事後，有人去察看兩人比賽的地方，康泰爾站立的所在，泥地上的皮鞋印，有二寸左右的深，可見他用力是很大的了，王所站處，祇略有痕跡，那便是遊刃有餘的明證，才知康的他去，是鍛羽而歸，現王子平尚以傷科濟世，有時晤見他，精神猶很矍鑠，有什麼義舉，他還能有所表演哩。

投軍趣事

推翻滿清，光復上海的原動力，大家都知道是義勇的商團員，當時各領袖公推陳英士為滬軍都督，把小東門大街海防廳改為滬軍都督府，有人說，陳英士不過一新聞記者，沒有軍事智識，不能擔此重任。有人却謂民主國家，為領袖的，不需要軍事智識，有膽量便可。這滬軍都督印，卒歸英士掌握。這時民政廳長，為李平書，財政為沈澆雲，王一亭副之，原來縹雲設有信成銀行，那是近水樓台哩。一切軍隊，均歸都督統制，鄙人等六十餘同志，在西園組織商團義勇隊，或設防，或守倉庫，各有職務，後來義勇隊加入聯軍先鋒隊，攻打南京，這時張勳負隅，非掃蕩不可，聯軍先鋒隊總司令，為徐固卿，呂志伊為參謀，黃克強子一歐，也在其中服務。徐固卿總司令，對於我們加入，很表歡迎，又補充了數十人，成為一中隊。我們六十餘位同志，各為小隊長，那司務長由鄙人担任，便從西園移駐龍華寺內。黨

是來投軍的很踴躍，先驗體格，寫履歷入冊，然後剪辮髮，製制服，那時四金剛座下，都是剪下的辮髮，有數百條之多。這時有個渾名叫小蘇州的，他在六馬路格致書院隔壁精勤坊，臨時搭着矮房，操柳敬亭技，頗能號召聽衆，他也蓄着革命思想，前來投軍。又有一位湖州絲商某甲，他以為陳都督既爲造時勢之英雄，那麼我忝屬同鄉，豈能不追其後，有所建樹，於是毅然決然來投軍。不料明天他的大小老婆和一女兒尋到隊裏來，哭哭啼啼，并在地上打滾，鄙人認爲既來投軍，決不能後悔，否則形同兒戲，某甲也很堅持，不爲兒女情長，而短英雄之氣。林康侯族人祖瑛等三位，都是張緒當年的美少年，也來投軍。龍華寺僧閩人俗姓蕭名希能的，年三十餘歲，軀體很爲壯碩，他也顯拋了經卷，脫了袈裟爲戰場上的健兒，鄙人勸他既已皈依我佛，何必變改行選，他說入世出世，形異而道同，和尚也是國民一分子，豈能不出一分子之力，結果錄入簿冊，頭既光禿，無須剪辮，制服皮鞋，却不可不穿；不料他的尊足，碩大無朋，皮鞋沒有一雙配得上，沒有辦法，祇得穿了制服，腳上却套着一雙僧鞋，上操場操演，現在他老人家爲杭州靈隱寺方丈，能詩，和太虛法師很友善呢。那時的制服是黑色的，白邊的帽子，左臂纏着白布，足穿黑皮鞋，隊長每人一手槍，一電筒，餉每月七元，每人領兩個月餉，預備一星期後出發，共編成三中隊，鄙人爲第二中隊司務長。隊長爲劉舜卿，後被張勳殺死於龍潭，至今未葬。部署一切，夜車出發，這車是鐵蓬的，車廂中鋪些稻草，人即憩坐其上，臨開車時，許多同志的家屬，都挽住不放，大有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之概，甚至橫臥鐵軌上，不讓車輛行駛。鄙人的先母，也等到車站，不許鄙人前去，鄙人不敢親自見母，恐見了被他拖住，不得脫身，所以託人代勸先母，說此去

並非打仗，到蘇州去考察的，毫無危險性，你老人家儘可安心回去，稍緩可到蘇州去望望他，先母信以爲真，才廢然而回。

夜攻天保城

南團義勇隊，加入聯軍先鋒隊，整隊出發，乘夜鐵篷車赴蘇，在閘門外廣濟橋堍孤兒院暫駐，每天操練兩次，上午七時，下午二時，每次操兩小時，練習開槍射擊，一星期後，奉命移至四十五標軍營，某夜，鄙人等策馬至寶帶橋一遊，到了那兒，把馬繫在樹間，這時明月一輪，天宇澄清，寶帶橋有五十三環洞，跨在滄臺湖上，月光照在水面，粲澈無比，鄙人便和二三同志，閒談散步其間，都以好男兒自居，願爲民族犧牲。於是胸中了然廓然，祇知有國，有民族，把什麼家室咧，子女咧，業產咧，都置諸度外。既而又談到用兵和古今豪傑的成敗，精神之色，不啻當年的岐山方山子哩。過了一天，不料先母果然尋來，鄙人沒有辦法，托一同鄉開四時春點心店的吳春寶勸先母返申，（吳君也是來投軍的）。先母足足哭了一夜。今日回憶，深覺罪戾深重，對不起她劬勞養育之恩哩。軍隊生活，吃的是糙米飯，煮菜沒有油。蘿蔔乾幾乎是每餐必備的常肴，鄙人尙苦得來，那孀牛貴養的林祖琪等，一時與奮前來投軍，但日久吃這飯菜，教他們怎能嚙得下呢，他們三個人便悄然逃走，可是憲兵查的很嚴，結果把他們三人一齊捉得，綁到我們第二中隊來查問，照軍法，逃兵是要槍斃的。鄙人很憐卹他們，便託言這三人並非逃逸，是我差出去採辦東西的。但延誤日期，罪固難得，這請移交本隊來辦理吧，憲兵果然把三人交

給鄙人，消差而去，才得保全這三人的性命。未幾，我們又奉命前進，至南京堯化門紫金山下紮營。我們二十五人合一篷帳，地鋪稻草，晝間枕槍而臥。帳前邏卒二人，輪流守衛，共數十營，刁斗聲，馬嘶聲，旗被颯得獵獵聲，打成一片。鄙人兀是睡不着，當夜十二時，又奉到命令，翌晨六時出發攻紫金山天保城，這時滿人鐵良有兩營兵守着，有機關槍隊，砲隊，很是威武。這夜索性不睡了，整理一切，破曉出發，走了十多里，東方才透曙光，防敵人掃擊，散兵繞走着，緩緩而行，走到九點鐘，被敵人偵知了，一砲轟來，命中我隊，不知死傷了多人，接着又是一砲，打在車站附近，把河中的水都衝激起來，樹木有被削去一半的，我們各奔東西，失了聯繫。可是依舊一鼓作氣，爬向山巔，青苔滑潤，往往傾跌而下，欲速不達，打到日中，沒有乾糧可吃，這時也顧不得許多，胡亂的跑，胡亂的開槍，實在欠於訓練，開槍動輒誤中了自己人。所以死在坡麓間的，大都槍中背部，這真冤枉極了。直到深夜十二時，飢火中燒，加以以渴，體力又極疲憊，恰巧有泉水，即雙手掬水而飲，如獲瓊漿玉液，事後才知道，是名勝一人泉，幸而走着這條路，否則口渴比腹飢還要難熬，也許不能行動哩。下半夜風雨交加，一片喊殺聲，夾着蕭蕭瑟瑟的樹葉聲，那真是悽厲極了。鄙人頭蒙着毛毯爬行，直爬到明晨六時才登山頂，兩旁都是尸體，敵營已熊熊着火，原來鐵良等已於黑夜潛逃，他們臨走，自己縱火焚燒的。

南京戰後遺跡

聯軍先鋒隊，佔領了石頭城，於是大家都興奮起來，先衝進馬羣（地名）營內，成卒完全逃去，裏面

，却堆積着許多白菜，不知有幾百千棵，桌子上尚有凌亂的麻雀牌，可知被圍攻的時候，他們滿軍猶好整以暇；正在作竹林之遊哩。煮着兩鍋白粥，他們倉皇遁走，不及進食，正好待我們來享受，時間距離不遠，所以粥有餘暖。我們有似餒虎見着馴羊，把它大嚼一頓，經這一嚼，精神頓時回復，才知道此身尚在人世。鄙人見營中遺有黑字紅令旗一面，急忙把它收藏起來，留爲永久紀念，收殮畢，傳令到來，集合蔣王廟休息。那蔣王廟是供祠蔣忠的，我們到了那兒，自己人見了面，覺得面頰都是青灰色，雙目盡赤，很是可怖，身上的衣服，東穿西破，無復完整，廟中煮着粥，備着蘿蔔乾，藉以充飢，鄙人已在馬羣營裏吃過一頓，不再進食，由他們未曾吃的狼吞虎咽般進着。在吃粥的時候，那蕭希能狼狽而來，手臂中鎗受傷，那時浙軍也來進攻，蕭的手臂，是被浙軍鏢擊的。我們探聽敵方當局的行踪，才知道張勳張人駿鐵良，都從水西門坐小火輪逃走的。我們進太平門司令部駐紮，那司令部本爲陶公館，有花木泉石之勝，地方是很寬敞的。當進太平門時，不意該門被土石塞沒，我們用砲來把塞沒的地方轟打一洞，約有面盆口大小，人才由這竅中鑽進去。那時我們的本部駐鷄鳴寺下的兩江師範學校，鄙人由司令部移居本部，連夜沒有睡眠，這晚正想好好的休息，不料令來，說浙軍兵變，林述慶和鄧文輝等奪都督，以致衝突。我們必須整着武裝，防備一切，不到二十分鐘，又來傳達，說是亂軍紛擾，不必驚恐，我們才得安心。夜間選卒照例是兩人，這夜派二十人守衛，以昭慎重。明天捉來二三十名亂兵，把他們在照牆下殺的殺，鎗斃的鎗斃，尸體積着一大堆。一會兒，又捉來一個人，鄙人瞧見了，很爲驚奇，因爲這人是賣湯糰的，鄙人曾吃過他的湯糰，肉餡微酸，不很可口，認爲是馬肉冒充豬肉，鄙人就去掉了肉餡

，吃著空湯糰。似乎這人做小生意，並不是壞人，經捉來的人說明，才知這人賣人肉湯糰，那麼鄙人所吃微酸的肉，原來就是人肉。這人綁在林間，被黃一歐等用亂刀砍死。既而由兩江師範移駐竺橋陸軍第四小隊，地名馬橋，那兒有孔聖廟。我們曾在廟前擲一團體照；如今尚在敵篋中。這時城內筒路無行人，家家門口都標着歡迎大漢同胞的字條，因為皇城一帶，任的都是滿人，深恐歧視。所以故意放此烟幕彈的。那五鳳橋河水已涸，積尸尤多，真是慘絕人寰哩。

留京餘話

我們攻克了南京城，國父孫中山由南洋歸國，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南京，就大總統職後，他親臨竺橋陸軍第四小學我們駐紮的所在來慰勞一番。他攜來兩大木箱，我們都猜不出其中所藏的是什麼玩意兒，後來啓着蓋，把東西搬出來，才知道都是布面燙金的聖經，凡中上級軍官每人贈送一本，鄙人也得一冊，國父更向我們演說，無奈他說的廣東官話，聽不清楚，無不引為遺憾。翌日，那投軍來的小蘇州，到紫金山上去閒逛，檢到一顆砲彈，他好奇，把彈殼中的白藥炸藥倒在石上，然後復後聞地出烟捲燃吸着，不知怎樣，那炸藥忽然爆發，轟然一聲，烟霧迷漫，過後，人們趕去一瞧，那小蘇州眉髮已焦，目睛可怖，嘴脣腫起，無復人狀。同伴急忙招呼赤十字會人員來，施以救療，才得保全生命。有一天，鄙人和同隊隊員，由中正街趁小火車到三排樓，鄙人坐在第四列車裏，憑窗外眺，將到車站，忽一隊員，急欲下車，從第一列車中一躍而下，豈知站立不穩，倒仆於地，雙足適橫於鐵軌上；當即被車輾過

截去，鮮血淋漓，爲之慘不忍觀。我們營房隔壁，爲國恩寺，中蓄放生豬，肥碩異常，每頭約二百數十斤，給我們隊伍中人，宰殺充餽，中有一偶像，紅頂花翎，很是輝煌，據說是洪楊之役，他據守南京和洪楊抵抗很力的。軍人們便把它移到空場上，上寫張勳二字，把它當作鎗靶子，作打靶之用，卒把這像打得肢斷頸折，遍體窟窿，軍人才拍手大笑而罷。原來張勳在南京會施暴力，見沒瓣子的認爲革命黨，立即殺害；尤以兩江師範學生被殺更多，於是已剪辮的，出外必裝一假辮，纏繫在瓜皮帽上。有一次，某學生戴着綴繫假辮的瓜皮帽外出，訪某同學，既至某同學家，覺得很熱，把帽脫去，至門外小洩，不意恰巧張勳的邏兵經過，見了立拔指揮刀把他殺死，殘忍之至。所以張勳給我們的印象非常惡劣，難怪他們要把木偶當作張勳一洩怨毒了。我們所住的地方名馬標，那兒爲清軍的馬隊蓄馬處，有二百多匹戰馬，我們佔領了南京，清軍逃逸無踪，沒人管理，馬溝街亂跑，鄙人手下的一個兵卒，捉了一匹駿馬來獻給鄙人，那馬是沒鞍的，鄙人就騎着沒鞍的馬練習着。沒鞍的馬，俗稱滑背馬，是很難騎的。鄙人居然能騎着上山，鄙人又在馬上練習雙手開槍，架上懸着四個洋瓶，用繩連繫，繩一抽動，四個瓶在空中動盪着，鄙人就在相當距離外雙鎗同放，一槍中兩瓶，四瓶同時擊碎，當時雄豪之氣，如今却有髀肉復生之慨。我們沒有事，常乘着人力車去遊逛，那些人力車夫見到軍人，總是托言不會吃飯拉不動，我們却先給他錢，車夫便和神行太保般很迅速的拉到目的地。我們是戴白邊帽的，他們從此把白帽作爲標記，說是白邊帽的老爺，化錢最爽快，我們知道了，爲之嘔噓，有時到雨花臺去檢石子，可是雨花臺的大都是黑和白的，很少色澤，從雨花臺下去約一二里。那兒却有五色石子，我們裝了滿袋而還。雙十

節，軍隊北伐，我們返申，留京共七十三天。

五花八門之藏扇

扇所以障面，因有便面之稱，顏師古漢書注：「便面所以障面，蓋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圓，即古之便面也。」可知扇不僅拂暑之用。古人四季都手執着那麼一柄，幾乎成爲習慣，一般遊藝家，却饒有古風，不論寒暑，扇不離手，那是幫助小動作，使表演方面，越發靈敏。鄙人雖曾粉墨登場，可是已很久不彈此調，但暗扇成癖，每年梨花寒食，即開始用扇，直要用到龍山落帽爲止。集扇約有六百餘柄，扇骨有湘妃的，象牙的，棕竹的，梅鹿的，紫檀的，玳瑁的，鳳眼的，檀香的，斑竹的，刻竹的，燙花的，桃絲的，烏木的，雞翅木的，羅漢竹的，嵌螺甸的，銀絲棕的，波羅漆的，洋漆的，每扇必備一錦袋，或刺繡，或剪絨，或挑羅，或刻絲，或駢金，或打子，或織絨，或十錦，費了很多心血，才得把它聚集攏來。至於鄙人的頑扇，却和尋常不同，往往頑些花樣出來，有生肖扇十二柄，由十二位畫家執筆，如柳漁笙的鼠，錢文彬的牛，張善子的虎，洪庶安的兔，熊松泉的龍，胡藻斌的蛇，金碧艷的馬，張大壯的羊，朱文侯的猴，商笙百的雞，陳青儔的狗，張聿光的豬，都是很工緻的。又梅花扇十柄：有綠，有素，有綠，有墨，有雙鈎的，有沒骨的。又有五倫扇，父子的，王一亭書，王季眉畫；兄弟的，謝公展畫，謝介子書；夫婦的，何己廬書，顧青瑤畫；朋友的，二十餘人簽名題識，惟有君臣不易配合，祇能將就從事，楊哲子書，袁寒雲畫，寒雲

爲皇二子，總算搭着些御氣宸風。記得寒雲北返津沽時，行裝待發，鄙人又求得他書扇，以爲臨別紀念，他在扇面上寫一很大的佛字，下加識語云：「丙寅歲暮，將北歸，化佛夜過旅舍，索書爲別，朔風吹雪，又逐逐輪蹄間矣。」一面情梅蘭芳畫雁來紅，極珠璣璧合之妙。又有老少扇，老的各人寫一壽字，關榕祚八十五歲，陳重威八十二歲，湯子章八十二歲，李芳孝，他是回教徒，年一百十三歲，宋文蔚八十二歲，莊清華八十二歲，盧鴻痕八十一歲，裴可桴八十歲，喻長霖八十歲，王同愈八十二歲，馬相伯九十六歲，沈心海八十歲，伊立勳八十歲，寫的十三人，共一千二百廿一歲，由蔣竹莊加跋，其時爲丙子秋，鄙人年五十有三，隱已十年了。少的，莊翔聲子祖怡書，年十二歲，孫味蘊子大千畫山水，年十三歲，真是相映成趣。又有革命扇，林森，陳其采，吳稚暉，陳樹人，薛篤弼，蔡子民書，經亨願畫。又藝術扇：歐陽予倩，黎錦暉，江小鶴，張丹斧書；丁悚，光宇，淺予，少飛，顧鳴畫。又金釵十二譜，原來是十二柄畫虎扇，也很難得，又五朱（諧聲錄）十錢扇，五朱爲汝珍，元樹，寶瑩，其石，圮瞻，五位都是朱姓，十錢爲名山，瘦鐵，雲鶴，石仙，一海，崇威，枕霞，海龍，向明，鼎，十位都是錢姓。又叛徒扇，文學叛徒胡適之書，藝術叛徒劉海棠畫。又雙鐵扇，錢瘦鐵鄧鈍鐵二金石家拓印，又九雲五松圖十四柄，萬佛樓扇三十柄，百芝千齡扇三柄，又某年獲得一古泉，有龜鶴延年四字，就集合廿餘人在扇頭上各畫一龜，一面由王二亭書鶴壽二字。又勝利扇，這是最後，汪仲山的開門見喜，姚虞琴的喜氣畫蘭，徐小隱的喜上眉梢，畫材必含有一喜字，尙沒有配合齊全呢。

孫黃二公之墨蹟

孫中山和黃克強兩公，是開創民國的元勳，鄙人和兩公，却見過數面，並結翰墨之緣，這是很引爲榮幸的。那時孫公的住宅，在舊法租界環龍路六十三號，他另有辦公處，在住宅的斜對面，門牌爲四十四號。後來華僑們代購莫利愛路十九號洋房一所贈給孫公居住。某年，孫公經濟拮据，把屋抵押人家，華僑們知道了，化了五萬圓替他贖回。以上三個地方，鄙人都到過。鄙人去見他，雖賓客滿座，他却很殷勤的招待鄙人，打着廣東官話和鄙人談天，這印象迄今猶在腦幕中呢。這時鄙人正在演劇，他就伸紙拈毫，爲寫「作如是觀」四字橫幅，上面的稱呼，是「化佛劇家屬」，下署孫文，給鄙人留念。後來鄙人脫離戲劇界，從事畫佛，孫公已返廣東，特由郵寄來墨寶一幀，「无量佛，化佛仁者鑑」數字，寫得很勁拔有致，鄙人直把它視爲瑰寶。做箇中所藏孫公的手蹟，尙有一象贊，作北魏書，縱二尺許，橫一尺，也很可珍。贊云：「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卓哉令子，乃紹賢君，庭闈訓義，鄉黨稱仁，幸瞻儀範，允式典型。十二年五月，孫文。」黃克強住在福開森路，鄙人去瞻訪他，他把所擁半身像給鄙人，并在照上親題幾個字：「化佛同志紀念，克強。」鄙人珍藏不敢失，又有墨蹟：「抽刀斷水水更流。」作行書極秀逸，驟見之，幾不知是手握虎符的偉人物所書的。他是咯血而死的，他的計聞很是別致，僅和明信片差不多大小，四號鉛字排印：「黃公諱興，字克強，痛於民國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午前四時，疾終滬寓，享年四十有三，經於十一月二日午前五時入殮，謹定十二月二十二日，在福開森路本宅開弔，二十二

日舉殯長沙，哀此訃聞。子一歐，一中，一美，一球，女振華，文華，德華，主哀友人孫文，唐紹儀，李烈鈞，蔡元培，柏文蔚，譚人鳳。一洗尋常的俗套，某次開東帖展覽會，鄙人就這訃聞陳列會中，很引起觀衆的注意。他生前兩手祇九指，有人說他在黃花園一役中拋炸彈去的。但據鄙人所知，那時他在南京，夏天在船室（俗稱旱船）中辦公，開着電風扇，一重要公文被風一吹，吹在電扇葉子間，克強貿然去取，一指給電扇軋去半寸許，外間不知，才有此誤傳。克強能詩文，有時秘書擬的稿，他認為不愜意，便自己動筆，或改寫數個字，居然點鐵成金，秘書都很佩服他。他的詩，鄙人當時抄錄着，如今尚存在，三十九歲初度作云：「三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罷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想落暉。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詠鷹云：「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可憐此豪傑，豈肯困莛籠。一去渡滄海，高揚摩碧穹，秋海霜氣肅，木落萬山空。」題林烈士遺集云：「漢上風雲紀後先，中原光復倍凄然，不知何處哀弘血，只剩遺編是昔年。」祝湖北國民日報云：「萬家籟歌又宜春，婦孺歡騰楚水濱，伏臘敢忘周正朔，輿戶猶念漢軍人。飄零江海千波譎，檢點湖山一壘新，試取琴言閱興廢，相期臚覺副天民。」

中國名人畫史

記得在乙卯年，粵東梁鼎芬的哲嗣松垞來滬遊學，和鄙人一見如故，他能彈古琴，鄙人很羨慕他的雅奏，他對於鄙人的繪畫，却有嗜痂之癖，因此朝夕過從，稱爲莫逆之交。明年，松垞將還粵東，他把

所藏乾隆時曉笑堂周竹莊所繪的名人畫冊凡數十幀送給鄙人，并說你擅六法，必能傳竹莊先生手跡於當世，不僅臨別留念罷。鄙人獲得此稿，欣喜的了不得；便按圖臨摹，每成一圖，便請一友人寫傳於左，共若干年，全圖告竣，由戲劇文藝社印行，名爲中國名人畫史，全部兩冊，當時很風行一時，可是如今已絕版了。封面題簽，出王一亭手筆。裏頁題簽的，爲吳藏龜，和天台山農，現都下世有年，所繪的人物，有文士，有武將，有才女，有高僧，以及忠臣俠客，無不兼收並蓄，如楚項羽，司馬遷，張橫渠，顧虎頭，陶靖節，孟浩然，柳柳州，劉禹錫，龐德公，郭汾陽，王摩詰，張中丞，顏忠節，東方朔，蘇子卿，嚴子陵，王右軍，賈賓玉，元微之，王介甫，歐陽修，黃魯直，楊椒山，常遇春，達公，虞姬，班婕妤，曹大家，蘇若蘭，姜詩妻等各具面目狀態，臨摹之際，却很費心思呢。圖旁寫傳的，有吳我篤，奚燕子，張冥飛，戚飯牛，任董叔，劉公魯，袁寒雲，朱鷺雞，陳剛叔，鄭鵬鵠，汪切齋，范君博，劉豁公，裴君健，張光宇，鄭曼陀，平襟亞，文幻俠，燕山小隱，孫雪泥，徐卓呆，張心蕪，江一南，許天隨，憚秋星，嚴譚聲，楊塵因，高劍華，許嘯天，舒舍予，周劍雲，汪英賓，吳秋颯，汪龍超，錢瘦鐵，朱少坡等。當時徵求許多友人的寫作，往往風雨跋涉，弗憚辛勞，或有直造其人的寓廬，至七八往返才獲得的。會幾何時，這許多友人，却已生死參半了，偶然檢閱，真令人不勝感慨系之呢。題辭的，有葉楚傖，鄧正秋，唐駘，莊開，楊德溥，吳稚暉，柏文蔚，清道人，張祖翼，楊了公，程瑤笙，錢病鶴，章太炎，汪淵若，孫中山，吳昌碩，周瘦鵠，歐陽予倩，徐郎西，丁慕琴，都很足增加是書的價值。其他如柳亞子詩云：「優孟衣冠見性真，便揮妙筆著傳神，我來獨抱蒼茫感，不拜英雄拜

美人」。「鄒笛山陽涕滿胸，葫蘆長柄斷江東，知君不薄今人者，儻許拈毫寫士龍」。張丹斧詩云：「青史名收骨作塵，幾朝文物付殘輪，時流何限丹青手，獨有錢生畫古人」。胡樸安詩云：「古畫無虛構，下筆得其真，楸枰具故實，昭然若列陳。道子善畫佛，虎頭能寫人。錢子精繪事，筆妙更翻新。古人今已逝，奕奕見精神」。陳小蝶云：「滑稽登場悟夙因，口中三尺幻連新；知君自有生公法，肯向蒼生現化身。狷介足衡名士節，妙言時作散花鈴；若教我畫無雙譜，定畫評書柳敬亭」。天虛我生更爲製金縷曲一闋，較長不備載。這書印竣，歸儉德備蓄會發行，定價每部四元，外埠銷去很多，甚至有外洋來函購的，鄙人認爲精神上的大安慰。

梅歐佳話

記得宋代文章之士，有所謂梅歐，那梅是梅聖俞，歐是歐陽永叔，鄙人不是文學家，那裏誣談文章的流派，這裏的梅歐，是指梅蘭芳和歐陽予倩而言。鄙人認識梅蘭芳，由袁寒雲介紹，他是伶人，鄙人也涉身伶界，他擅繪事，鄙人也喜塗抹，所以流瀟一氣，頗有相見恨晚之感。鄙人三十初度，他在北平知道了，即繪無量壽佛直幅一寄給鄙人，以代祝壽，這畫至今尚保存着，作爲紀念。某年，顏惠慶出使蘇聯，招梅蘭芳去演戲，把我國的歌劇，奏唱於異方殊俗，無非作藝術之交流而已。鄙人探知了梅的行程，便備一花籃，送到吳淞口船上，這時遇着周劍雲鄭正秋，和一班明星影片公司的演員，原來他們是來送胡蝶女士的。因爲胡蝶女士也是應招前赴蘇聯，和梅蘭芳同行，大家都是熟朋友，歡然握手，

可是驪歌遠唱，却又爲之黯魂消呢！臨別，梅蘭芳問着鄙人，將來回國，帶些什麼東西給你？鄙人說，任何東西都不要，我正在集藏火柴盒，請你帶些火柴盒給我，那已感激不盡了。他果然念念不忘在心，回國時，把蘇聯的一千數百種火柴盒投贈鄙人，鄙人爲之欣喜欲狂，稱頌故人情重不置。那歐陽予倩，爲新劇同志，又同事民鳴劇社，當然相識很早，他曾贈給鄙人賈抗儷合影一幀，這對賈抗儷真風趣極了，予倩化作女兒身，他的夫人，反如黃崇嘏般變作男子，且風度翩翩，大有濁世佳公子之概。予倩尙有一位昆仲劍秋，唱青衣很有聲譽，如今不知寄跡何處了。予倩當年，也以歌扇舞衫，獻藝紅氍，他的拿手戲，有饒頭庵，思凡，黛玉葬花，寶蟾送酒，做工細膩，爲任何伶人所不及。庚申之春，南通張季直建更俗劇場和伶工學社，請歐陽予倩主其事，又招梅蘭芳前去表演，特請梅歐閣以爲鴻雪，一時名流，如費師洪，呂鹿笙，方唯一，金滄江，袁寒雲，劉烈卿，徐濟廬，曹文麟，黃炎培，何簪庵，和張公子孝若，紛紛題詠，刻有梅歐閣詩錄一冊，首冠季直六十五歲像，次爲梅像，年二十六，再次爲歐像，年三十，又有更俗劇場，梅歐閣照片，梅蘭芳黛玉葬花，遊園驚夢，千金一笑，天女散花，女起解，春香鬧學，木蘭從軍，琴挑，貴妃醉酒，嫦娥奔月，和予倩饒頭庵等劇影，這書爲非賣品，流傳不多，很是珍貴。書中附有梅歐二人之詩，梅蘭芳呈季直云：積慕來登君子堂，花迎竹護當還鄉，老人故自矜年少，獨愧唐朝李八郎。因季直寓梅於花竹平安館，故詩中述及之。予倩也有一詩贈梅蘭芳云：一孔雀舞炎桂，鵝鵝抱寒枝，近郭樊籬密，入林燈燧稀，人生貴適性。貧賤安足辭，南園樹婆羅，柯葉正華滋，好鳥棲不巢。惡鳥翔不棲，瞻顧復瞻顧，問子將何之？可見當時風流雅韻之一斑，如今季直

已歸道山，那更俗劇場，梅歐閣，雖經事變，幸未廢去，劇場有一聯，尙屬季直遺墨，如云：「真者猶假，假何必非真，看諸君粉墨登場，領異標新，同博尋常一笑粲。古式勝今，今亦且成古，歎三代韻賦如夢，窮本知變，聊應對酌百家長。」

羣英會

在某年，獲得一日本人所製的宣紙紀念冊，那紀念冊作扇形，外面的套子，也是扇子式，冊子尙有古錦的封面，四週是金的，鄙人愛好的了不得，因想梨園中人很多精於書畫，就請他們揮毫點染其上，題著一名稱「羣英會」，借用戲名，含有雙關意義。第一頁便是梅蘭芳的行書，第二頁是梅的花卉，鈐着綴玉軒的小印章，娟秀雅逸，韻味天然。所以某名士稱譽他：「取法周昉之圖，佩環可掬，想見徐熙之妙，花草增輝」。梅之藝事，確可賞之無愧。記得吾友趙君蒙濬毅華等，曾爲韓刊梅蘭芳專集，銅版圖中，也都登載着他的畫佛畫菊；他的畫佛，可入冬心之室呢。紀念冊的次頁，是程硯秋的真書，錄白香山詩，真書不易寫，而艷秋寫來平整勻稱，非有功夫不辦。再次爲荀慧生的墨筆山水，用米家的大闊點，饒有夏意。接着爲言菊朋的行書，錄陋室銘，亡友遺墨，倍覺可珍哩。尙小雲畫松菊，數朵清潤，神韻俱備，并有題云：「歲甲戌初秋，旅居滬上，奏藝黃金，一日化佛先生持畫冊來，丐雲補其缺，展視之，珠玉堂前，琳瑯滿目，不自藏拙，勉繪松菊，以博大方家一粲云爾」。鈐印三，一尙小雲印，一綺霞，一芳信齋。和上面的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所謂四大名旦，一冊中俱全的了。又買璧雲墨筆

畫，清筠萬竿，襯以坡石，翳蒼之趣，溢於楮素，變年豐雲畫聲紅氍，樊山葦日夕觀賞，授贈唱和之什，積成卷軸，後來刊有璧雲集，如今風流銷歇，樊山物故，璧雲也已下世了。又周信芳作瘦金體書，錄宛陵詩，也是佳品；下爲王芸芳的設色山水，小樹臨流，長堤柳拂，而山亭一角，蕉竹掩映，絕妙江南初夏風景。又陳嘉璈篆書，也極古雅。姜妙香畫黃菊，而以紅酣楓葉點綴其間，益覺清妍可喜。妙香的畫，素來有名，喬公贈以詩云：「姜郎能畫復能歌，秋菊春蘭未易多，欲付紅牙酬白石，老夫毫髮奈詞何」。推重如此，其藝亦可想而知了。次爲金碧豔書，錄佛家語，他是金少保息侯的猶子，曾從適袁寒雲，所以他的書法，和寒雲手筆，有虎賁中郎之似。再次爲智農時慧寶書，時慧寶常在台上營業揮毫，凡具周郎癖的，沒有個不知道他是擅於八法。據聞此老尚健在，惟久不袍笏登場了。歐陽予倩行書極灑脫，寫山歌一首云：「妹相思，春來正是看花時，郎若遲來花滿地，郎若早來花滿枝」。大有召南標梅之意。又馮子和臨散氏盤銘，尤爲難能可貴。子和另爲鄙人書扇，合此可謂雙璧。子和生前，曾在長浜路辦一義務學校，使伶界子弟，都受相當教育，這種頭腦，在伶界中堪稱鳳毛麟角，他的住宅，在雙多亞路南京大戲院對過，現已幾經拆造，似乎爲一賣餅家了。子和別署春航，柳亞子捧之很力，爲刊春航集，當時蒙子和見贈一冊，今通覓不得了。他和亞子過從，也就加入南社，從南社社友越流冥飛學詩，一經指導，便能自作韻語，鄙人見過他詩三首，過小青墓口占云：「小青遺跡儘徘徊，若夢浮生劇可哀，千古湖山多荒塚，曾移明月二分來」。留別西湖云：「此日別杭州，何時續勝遊，山靈如識我，再放木蘭舟」。憶孤山云：「柔風細雨黯杭州，遙憶湖山幽處遊，長笛一聲雲際落，恍聞嫠婦泣孤舟」。

聰明人真無所不能哩。鄙人的冊頁尚缺着一張，擬俟王瑤卿來，請他大筆一揮了。

已往之園林

亡友胡寄塵，不愧爲老上海，他知道味蕪園愚園的遺址，在他的筆記中有那麼兩則：「味蕪園在靜安寺路，本爲西人格龍氏別墅，清光緒八年，爲無錫張鴻祿購得，題曰味蕪園，又稱爲張園，建時地二十餘畝，歷年拓展至七十餘畝，有廣廈一所，曰安塲第，頗宏敞，具饌可容千人，西南隅有高樓。可登遠，自光緒十一年開放任人遊覽，約歷三十年而廢，今靜安寺路慕爾鳴路麥特赫斯脫路間，爲其遺址，已改建市房及住宅矣」。『愚園原在靜安寺東北半里許，清光緒十六年，四明張氏所創葺，後屢次易主，民國五六年後廢，今西區愚園路，即以園而得名也。園未廢時，其假山上有花神閣，春秋佳日，遊屐甚衆，車轍所經，猶如昨日，乃忽忽二十年矣。』以上兩園，都是鄙人舊遊之地，那張園主人張鴻祿，字叔和，這時他已六十多歲，大塊頭，蓄着小鬍子，是前清的候補道。我們去遊蕪，他很客氣的招待着。安塲第設着几案，任客品茶茗坐，有時聘林步青在那兒唱灘簧，以娛來賓。林步青靈心四映，任何什麼新聞，他知道了能隨口編唱，很博得聽衆的歡迎。妓女林黛玉，張青玉，陸蘭芳，金小寶，常在安塲第口泡茶據坐，無非便於招呼熟客，給李伯元輩瞧見了，即在小報上開玩笑，說林張陸金四校青，是安塲第的四大金剛，於是一經傳播，婦孺皆知妓界有所謂四大金剛了。每逢星期日，有陳聽彝其人，他是湖北水泥廠廠長，手面很闊，常駕雙馬駢列的馬車，并帶蘇媛媛張寶寶兩妓女，到安塲第來喝茶，很引

起人們的注意。鄙人也見過他，年約三十多歲，小鬍子，黑黑的臉，胖胖的身材，據說也是倭補道哩。全國鐵路大會，是孫總理主席，又南北議和大會，都在安塹第舉行，在民國歷史上，確有相當的關係呢。安塹第的後面，設着一家照相館，矮玻璃房，牌號維新，陳列着四大金剛的照片，又有梁溪李寓，鷓波小樹，藍橋別墅等名妓豔影。藍橋別墅，年逾花信，高額骨，貌僅中人，可是風頭很健，鷓波小樹，名既庸雅，人亦嬌小玲瓏。她們臂上戴着金釧，往往多至四五副，真累贅極了。那文藝新劇社在張園空地搭一棚，表演新劇，由日本歸來的王鐘聲主持，管海峯，陸露沙，張紹棠，前來客串。那張紹棠是美國留學生，會教馮春航跳舞，的是一時俊髦。售票分二角，四角，六角，有布景，晝夜往往滿座，闕柯之是常來看戲的，遊張園，總順到便愚園閒逛。愚園一度爲常州人劉葆良所有，園中具亭臺竹木之勝，和張園的一味空曠，大相逕庭；且蓄着猩猩孔雀吐綬鷄，以邀遊客的觀賞。南社同人的雅集，常假座愚園，柳亞子的南社紀略也記載着：「清宣統三年辛亥正月望日，正午十二時，第四次雅集，在上海愚園杏花村舉行，愚園在後來是成爲我們的大本營，這次却還是破天荒呢」。可知杏花村是愚園勝地之一，不僅花神閣哩。此外尚有徐園，本在新開橋北老唐家弄，主人徐凌雲，很風雅，有蘭花會，菊花會，牡丹花會，鳧曲會，書畫會，每逢開會，裙屐聯翩，頗極一時之盛。後來把園移到康腦脫路，地址較小，直至抗戰後，才拆去改爲市廬。大西路有留園，空曠適宜於夏日納涼，晚間有京戲，灘簧，影戲，通宵達旦。又亨白花園是搶留園生意而設的，晝夜開放，也是百戲雜陳，這許多園成爲過去陳跡，那葉家花園，半泓園，才起而爲代了。

藝乘書畫社

上海是人文薈萃之區，雅士藝人，往往有書畫社的組織，如什麼題襟館咧，停雲社咧，爛熳社咧，書畫善會咧，宛米山房咧，中華社咧，甚至洋畫家也有天馬會咧，白鵝會咧，無非揄揚風雅，提倡藝術，宗旨都很純正的，鄙人也有藝乘書畫社的組織，初時設在勞合路莫悟奇的松石山房樓上，莫悟奇的幻術，出神入化，可謂婦孺皆知，他是宜興人，所以善製紫泥器皿；他常用素紙剪成雛型，黏疊了，給工人仿着捏製。他又具着美術思想，所製的，或以玲瓏勝，或以古樸勝，很博士大夫的歡迎；他又雅擅盆栽，稚松矮梅，和以翠竹，成爲歲寒三友；或片石嶸峴，旁綴枸杞，紅實纒纒，也很具詩情畫意。到藝乘書畫社的來賓，必先經過他的松石山房，清雅之氣，撲人眉宇，已給人們很好的印象，登樓入座，可以品茗閒談，隨意觀賞書畫。蒙樹培，劉公魯，王陶民，是常來的；但總覺地位偏促，後來三馬路雲南路口，有一幢房屋空着，鄙人就把它租賃下來，將藝乘書畫社移到那兒去，前半間陳列書畫古玩，後半間附設米家船裝池，樓上借給一位名律師做事務所，於是把家中所有的瓶盞鼎敦，以及許多高尙玩意兒，公開供客觀賞，并在那兒開過六次書畫展覽會；沒有客來，鄙人即就案頭揮毫畫佛，朋友前來，便請他們題識。有一次狄平子來，他老人家不加思索，立寫：「世界本圖畫，筆底現莊嚴」二句，很足爲畫佛張目。又有一次，張丹斧和黃梅庄同來，鄙人請丹斧題，丹斧說，沒有什麼可寫，鄙人一定要他題，他就題着：「此佛足以打倒金農。題句者張丹斧，旁觀者黃梅兄」。雖不倫不類，却別饒趣味，如今都

成遺囑了。楊了公，賂亮公，楊哲子，常爲不速之客，賂亮公，四川巴縣人，會爲吳祿貞將軍的秘書，性剛直，任何人不對，他便作灌夫罵座；却和鄙人很講得投契，他酒量很好，常和鄙人對酌，喝的高興，即打一電話，叫小有天兩塊錢的和菜來，且斟且啖，幾乎中午喝到旁晚，晚飯也就連在一起了。某日，謝公展來畫菊，介子丁公聯句爲題，鄙人叫他們不要枯索，不妨酒潤詩陽，拉來同飲，這時題詩尙少一結句，想不出得當的來，可是時候已不早，鄙人囑咐學徒招呼，自己換回家去，了公却把鄙人一把拉着，說壺中餘酒尙多，不能不盡壺，鄙人說，再喝要醉了，了公謂醉了才放你去，鄙人就笑嘻嘻的說道，這真所謂家家扶得醉人歸了，了公頓時拍案狂叫道，有了有了，鄙人聽得直跳起來，問他有了些什麼？他說，題詩沒有結束，不妨就用家家扶得醉人歸成句，不是你提起，我却想不起來呢。了公的風趣，尙不止此，這天，藝乘社來的客人很多，後到的沒有置座的地方，鄙人對來客道歉，說對不起的很，這兒地位實在太不舒暢，失於款洽，時了公亦在旁，便道，室雅何須大，況來客不是天天這樣多的，在平時已很够盤桓憩息了。你要知道，人須知足，睡則一床一舖，吃則一葷一素，穿則一縷一布，妻則一正一副，錢則要用即付，那便是神仙，其他有何企求呢。聽的人沒有個不軒渠，楊哲子自洪憲帝制失敗，意興頹唐，常藉書畫遣愁消慮，他寫的一手很好的行書，又能畫幾筆紅梅，虬枝疏蕊，雅韻欲流，散笥中至今猶留有他的手跡多煩哩。

十壺春

三十年來之上海

古人對於飲茶的著作，真多極了，所可舉列的，如陸羽的茶經，蔡襄的茶錄，溫庭筠的采茶錄，宋徽宗的大觀茶論，顧元慶的茶譜，陸樹聲的茶寮記，聞龍的茶膳，田藝蘅的煮泉小品等等，都是很著名的。鄙人素有茶癖，覺得扶桑人愛綠茶，綠茶解渴清脾，當以杭州汪家的家園為第一。歐美人愛紅茶，紅茶有消食去油膩之功，無非把它來替代咖啡。那紅茶却以鐵觀音為最佳，最好是桐廬生涼，蒸窠晝永，和二三素心人，隨意談天，一方面由解事奚僮，燃松子瀟清茗，既能擇水，又知火候，一一斟來，先賓後主，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得，那時兩腋風生，快慰無比，古人所謂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非親自領略，決不能知道其中的妙奧哩。前人飲茶，往往注意茶壺，茶壺以紫砂為第一，能保持茶の色香味，最上品的，為供春壺，時大彬輩次之，陳壺徐壺，更為次物，可是這許多名貴的茶具，是不易獲得的，即一旦陳列骨董舖中，也非窮措大力量所及。鄙人不得已祇能不求古，而求其式樣的雅緻，蒐羅了多年，購得了若干壺，朋好按我所好，贈給我若干壺，恰巧湊成十數。茶壺的式樣，有方的，圓的，扁的，長的，高柄的，海棠式的，每壺都有書畫，俗的，尋常的，雷同的，過大的，過小的，都在擴棄之列。壺各具名目，如什麼覆斗咧，圓珠咧，茄瓶咧，合歡咧，葵方咧，梅花咧，金盞咧，周盤咧，邊鼓咧，桐葉咧，都是很可把玩的，又配上十隻鼻烟壺，完全瓷質，黑地白花，明成化年製，壺面上的圖紋，有花卉，有草蟲，有翎毛，或繪鐘馗咬鬼，或作雪中送炭，也很有意思。有人說，鼻烟，明萬歷年間義大利人利瑪竇來華帶來入貢的，成化在萬曆之前，利瑪竇沒有入貢，那裏來的鼻烟，更那裏有什麼鼻烟壺，這無非是精緻的莎藥瓶，自從清初滿臣都嗜鼻烟，後來趙之謙又撰勇廬閒話，把鼻烟的來歷

山中，擬建樓以實之，而苦於無資，一旦幡然曰：何必先構樓而後畫佛，何不先畫佛而後構樓，且即以畫所入爲構樓之資，錢化佛，佛亦化錢，如是如是，善哉善哉。爰舉此意，循告友人，謀以紙筆易金錢，以金錢易土木，期於畫售盡而樓亦落成，益多自畫佛，更搜集過去現在一切畫佛，庶幾萬佛樓實副其名，而主人乃得婆娑終老於其間，結束人生之戲場，欣賞宇宙之畫境，人我衆生，立地成佛。更數十年，主人化去，樓尙巍然，樓亦化去，畫則流傳，畫或并化爲雲烟，惟此佛性，長生西天，永結善緣，普照三千大千，今吾預爲之記，且祝斯樓之早湧現於眼前也」。所云置地數弓於西湖山中，原來鄙人曾在杭州茅家埠頭購有一地，預備將來造萬佛樓的，但有人却供獻我，茅家埠不及梁谿梅園旁邊好。也有人說，萬佛樓還是造在吳中虎阜，鄙人不但沒有這力量，并且也沒有了主意，究不知什麼地方最爲適宜，很有趣的。那江易園居士爲題萬佛樓，作三言體，鄙人把它配着鏡框，懸掛座右，如云：「心作佛，心是佛，佛證言，已成佛，佛化錢，錢化佛，如是修，三世佛，錢化佛，佛化錢，爲衆生，大福田，萬佛樓，錢所化，佛謂是，佛所化，有眼人，皆見佛，有心人，皆成佛，爲佛畫，爲君歌，有口人，笑呵呵！」萬佛樓三字的匾額，有譚延闓的行書，吳稚暉的篆書，吳昌碩的也是篆書，加跋語云：「化佛好佛，又能畫佛，談笑生風，時露禪意，一塵不著，我佛云何，癸亥春吳昌碩時年八十。」其他馬相伯，康有爲，都爲鄙人揮毫題寫，這是非常榮幸。文章太炎，易大厂，各書萬佛樓圖四字，預備裝在冊葉的前面，那萬佛樓圖冊葉，有一百多幅，萬佛樓扇有三十柄，萬佛樓手卷有八個，每個長三文，十二名家畫，又一人作引首，一人作跋，萬佛樓題詞有數千家，朋友的惠我，可謂至厚，他們都希望萬佛樓建築起

來，在抗戰前，朋友替鄙人發起助金換畫的辦法，當時即由田寄葦爲青啓建萬佛樓助金換畫錄的題簽，把畫分爲七級，這時物價低廉，所以畫的代價也很便宜，第一級每幀一百元，第二級每幀五十元，第三級每幀四十元，第四級每幀三十元，第五級每幀二十元，第六級每幀十元，第七級每幀五元，畫的種類有無量佛，觀音，達摩，布袋，羅漢，文殊，普賢，三聖，如來，惡魔，羣鬼，鍾馗，正擬進行，不料遽起事變，不得不中止，否則鄙人早在山嶺水涯，和幾位志同道合的，研究佛的雕塑，描畫壁間，發揚那宗教美術了。

飯會與粥會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這是朱柏廬的家訓，婦孺皆知的，我們飯會和粥會，却是羣衆化而有相當的組織，宗旨無非提倡素食，從事節約罷了。飯會自民國十二年起始的，每月四次，逢星期三舉行，因此稱爲星期三飯會，規定六小菜，四大菜，一湯，二點心，都是素的。會員趙雲韶設着功德林素食處，所以就在功德林進食；那趙雲韶，本是天台的監獄官，目覩刑罰慘酷，罪犯的衆多，他大大的不忍，發着慈悲，實行戒殺，開素菜館以爲創，歐陽石芝，狄平子，李雲書，王一亭，都加入資本，後來居然聞風而起的不一而足，關炯之在王楚九知足廬故址開慈林素菜館，更有人辦新慈林，佛教居士林主任朱石僧在廣西路開菜根香，賈某經營覺林，一再遷徙，一度開在望平街時報館隔壁，若干年後，買到名伶毛韻珂的住宅，覺林移到霞飛路，於是素食成爲一時風尚，我們的飯會的主腦，是丁仲祐居士，參加的

，每人納費四角，原來這時菜價便宜，每桌祇二元四角，且例無烟酒，每次三人當值，輪流爲之，最盛時，計開八桌之多，晝間各有工作，時間促促，總是吃夜飯借此暢敘，有時他處居士高僧來滬，我們就歡迎他們來宴會，席間談佛講經，非常有趣。那年丁老六十七誕辰，我們即在功德林爲他祝壽，記得這天到了四十位，年齡都很高，如莊清華年八十六，范味青七十六，高于暉七十四，朱燮鈺七十一，侯保三蔡松如均六十九，屠友梅和丁仲老同庚，匡仲謀六十四，史問樵六十三，鄒頌舟六十二，潘伯彥六十一，馮緒承六十，餘則六十以下，統計二千零七十三歲，莊通百說，這可稱二千歲宴，從這次舉行後，好久沒有舉行過，直到最近鄙人和粵東蔡天紀宴李石會，太虛法師，丁仲詒於功德林。李石會有世界素食會的發起，他說，吃了葷便有獸性，要提倡人道主義，不可不從吃素入手，太虛當然羨着佛旨，絕對戒殺，仲詒說，吃素可以清腸，血壓不會高，血管不會硬，足以延長壽命，吃了飯，我們拍了一張照留爲紀念。仲詒，石會，太虛，他們都很有意思重興飯會，預備每人收餐費三千元，兩星期舉行一次，恐不久的將來，即能實行了。粥會和飯會是有聯繫性的，所以粥會的會員，大都是參加飯會的。在民國十一年，丁仲詒，吳稚暉，莊清華，婁葆良等，天天到一樂天茶館喝茶，上天下地，古往今來，無所不談，很是投契，丁仲詒晚間是吃粥的，就每星期一晚，請他們到丁家去吃粥，素菜六盤，不論風雨寒暑，從沒間斷過，來賓必簽名於冊，第一次參加，且寫居址及生年月日，冊端書有約言，如云：「星一會中，弗尙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往，賓主無間，坐立無序，眞率爲約，簡素是具，代飯以粥，代茶以水，閒談古今，靜玩書畫，不言是非，不論官事，行立坐臥，忘形適意，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義之交，

如斯而已，羅列腥羶，周旋布置，內非真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無非仿着司馬溫公的真率會而參用其辭意。丁府搬過多次，粥會也隨着遷移。後來仲詒的哲嗣惠康，在西洋學醫，得着博士頭銜，回國執行醫務，設診所於張家花園對過的麥特大樓，粥會又移到麥特大樓。

按期舉行。惠康是愛好書畫古玩的人，室中銅佛陶馬，以及盜盜古鼎，符朱虎炳，檀古色古香之致，我們參加粥會，也得與古爲緣，確是很難得的，遷地淪陷之初，物價尚低廉，續食不成問題，粥會照常，此後市上充斥六穀粉，米沒有賣，粥會祇得停止，改在仲詒家中詰林精舍備些茶點，居然也羣賢畢止，少長咸集。勝利來臨，惠康診所移至靜安寺路美琪大樓，粥會也移到美琪，吳雅暉八年沒來參加，於是重來敘舊，最近又移到霞飛路香雪園，蓮葉田田，涼風拂袂，尤於暑晚爲宜，諸同人擬在中秋，舉行一紀念儀式，請吳稚暉演講，并攝一影，由馮雲初等擔任幹事呢。

三位吳姓藝術家

三吳藝術家，這是日本人的口吻。日本人很喜歡我國的書畫，尤其對於三位吳姓，更爲傾倒，這三位吳姓藝術家，鄙人都認識，都有交誼，可惜現在均早下世了。第一位便是吳倉碩，倉碩初名俊卿，別號缶齋，又號苦鐵，他是浙江安吉人，中年聽鼓吳門，曾鑄一石章送給某巡撫，某巡撫不加青睞，他一憤走滬，住在牋扇舖樓上賣畫，一扇取潤兩百文，後來和王一亭往還，一亭的文章，常請倉碩斧削，一亭因代倉碩拉攏賣畫生意，由日清公司代爲收件，他善畫花卉，松咧，菊咧，梅咧，紫藤咧，葫蘆咧，

荔枝咧，石榴咧，枇杷咧，桃子咧，都是寫意筆墨，尤其喜畫桃子，他的桃子往往碩大無朋，葉子好像枇杷葉，有人批評他的畫不合理，他却說這是三千年開在三千年結實的仙桃，不是尋常的水蜜桃，蟠桃，仙桃是這樣的，並不怪理。批評他的，無從難倒他，反嗜然而去，鄙人認識他，他住在北山西路某弄，和丁寶書畫師同住一弄。他年已七十餘，耳已失聰，自稱大髡，矮矮的身材，貌很清秀，蓄着髮辮，盤繞在帽中，沒有鬚，和海上漱石生，有無鬚老人會的結合。他寫給鄙人的東西很多，書咧，畫咧，詩咧，可謂應有盡有。據說他治印最早，四十歲後，寫石鼓齋篆，即隸直行草，也參篆籀之法，更以篆繪畫，仲尼所謂我道一以貫之，不會爲倉碩藝事而發。癸年葉德輝對於倉碩有極名貴的評語，如云：「吳倉碩人好於詩，詩好於字，字好於畫」。方弗晉人口吻，觀此也可知倉碩藝事造詣之一斑。七十歲後，名益盛，日本人不惜重金巧求，作品流入三島，目爲南畫祭酒。第二位是吳杏芬女士，山水花卉翎毛，無不擅長，家很富有，居東新橋畔，爲三幢三下新屋，進出馬車代步，樂善好施，會精繪十二條幅，捐給萬國紅十字會，家中蓄着背篋匠，書家畫家金石家，賓至如歸，樂不思蜀，成爲風雅之藪。她的哲嗣唐熊，字吉生，畫宗八大，和楊東山發起書畫善會，六三園主人東瀛白石郎和吉生很投契，原來吉生善日語，所以東瀛人士頗多與之往還。杏芬的畫，名重彼邦，也不再借助白石郎等的宣傳呢，吉生晚境不佳，營業折蝕，又復覆車傷足，不良於行。杏芬生前，鄙人常到她的書寓訪談，迄今猶留有她的遺作萬佛樓圖冊裝和扇。第三位是吳芝瑛女士，她是桐城吳學甫的姪女，梁谿廉南湖的夫人，解詩書，工八法，善作瘦金體，爲藝林所推重。嘗以所畫和余沈壽繡工，同爲慈禧太后所賞識。她和詩妓李蘋香很

相斥所藏董香光小楷史記求售，謀爲蘋香脫籍，又倡導國民捐，償各國庚子賠款，事雖未成，志誠可嘉。嘗登報自稱桐城女子吳芝瑛。人呼萬柳夫人，鑑湖女俠秋瑾被害，她和石門徐自華爲收遺骨，瘞諸西子湖，義聲動天下。鄙人認識她時，她年約三十餘，丰采很好，有小柳堂三所，一在西湖，用以藏書，一在上海曹家浜，匾額端午橋書，有帆影樓，人在室中，可數吳淞江帆檣。鄙人曾於帆影樓頭賞玩她所藏明人金面扇二百數十幀，數爲觀止，還有一所，在日本長崎，爲出版社性質。吳芝瑛的大名，傳播彼邦，這出版社很有關係呢。

九死一生

名相家朱遇仙向鄙人道：你的眼下有兩道黑紋，在相書上稱爲陰隱紋，是能逢凶化吉的。鄙人經他一提起，陡然想到從前歷劫重重，幾乎性命危殆；可是至今尚頑健着，真所謂九死一生了。大約在五六年吧，患了一場重病，鄉間沒有好醫生，以致熱度過高，昏迷不醒，急得先父什麼似的；這時恰巧自申來一親戚，他是擅攻黃術的，診察了一回，說不要緊，尙有救，立刻寫了藥方，撮來就煎，煎來就服，居然一帖轉機，三帖霍然而愈。十四歲，在村間木排上玩着，水很清澈，可見遊魚，鄙人就蹲下去，用雙手想把魚兒掬起來，豈知一不小心，跌入河中，這時心裏惶恐得很，睜眼覺得黃澄澄的，耳中聽得，有如千軍萬馬的奔馳聲。喊着救命，却一口水咽了下去，自己以爲必淹死了，不料河畔有人聽得喊叫，連忙把我一把小辮子拉起來。十六歲，隨先父下鄉，夜間即宿在船上，天又下雨，非聲寂寞，附近岸上

有一書場，開講楊家將，我們便上岸去聽書，散場還船，鄙人是穿釘鞋，手擎一傘，在跳板上一滑，跌入河裏，先父慌了手脚，黑魃魃又無從臨察，幸而船夫有主意，燃了兩盞燈籠，由另一船夫下水把我撈起，沒有做屈大夫。廿七歲從事革命運動，向南京堯化門進攻，紫金山上清軍開下一砲，砲彈在我頭上飛過，隊伍中死了很多人，鄙人却安然無恙。又夜攻天保城，槍林彈雨，鬼哭神號，幾不知此身尚在人世。二次革命，何海鳴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據守南京，鄙人在紅十字會，由王培元率領到南京，做救護工作，張勳對於剪辮的，都認為革命黨，深恐紅十字會隊員拿不住，派了一小隊軍人來監視，夜間三時，張勳先鋒馬隊八百人，挾着我們紅十字會隊員向堯化門前進，那馬隊都是彪形大漢，黑黑的臉，滿口山東白，藍布衣褲，四周紅滾條，頭戴大涼帽藍綢飄帶，背後都垂着一條大辮，馬是很高大的，玄毛光潤，氣概非凡，每人都有一馬拂，一千里鏡，一匣子砲，軍官穿米色多羅麻號衣，黑拷綢滾條，浩浩蕩蕩，循着大路而行，既而聽得砲聲，意以為討袁軍在自相殘殺，城頭上本是白旗的，現在好像都改插了紅旗，這明明何海鳴已崩潰投降了；正在欣喜，詎意眼前紅光一道，轟然一聲，耳膜幾為震破，我們隊員連忙伏在地上不動，約半小時，才敢抬起頭來，這一瞧却把我嚇得目瞪口呆，原來路上都是殘缺的尸體，八百馬隊，死了一半以上，我們的隊員也死了多人，隔了三天，何海鳴援絕退出，我們進城，才知道是何的用計，向自己方面開的是空砲，那些紅旗，都是向老百姓借來的紅綢被面。又一天，我們救濟難民，儀鳳門閉塞着，不能進去，識得繞道他處，中間走路，兩邊都是蘆塘，走到半路上，蘆葦中忽發一槍，在我面前的兩人，槍子洞穿肚腹而死，第三人向側趨避，槍子在我面前墜下，我們便搖着旗，

大聲的叫着，我們是紅十字會來救人的，請弟兄們不要開槍，那蘆葦中竄出一人，雙目發紅，臉上都是汗泥，狀很猙獰可怕，原來是何海鳴的遺孀，經了劇烈的廝殺，神經失常，以致有此胡亂的舉動，這時鄰人住在太古輪船大通船上，還船休息，發現自己衣服上有焦孔，腰間束着天津褲帶，褲帶中置有兩枚銀幣，一銀幣有凹陷痕，始知方纔一爆，射到鄰人身上，受着銀幣的抵抗才駭落的，這是何等危險啊！那畢庶澄來滬，鄰人在開北寶山路濟生會任事，正在做救護工作，忽地所謂別動隊大暴動，軍警開槍掃射，鄰人進退維谷，祇見前後左右，一個個的中槍倒斃，鄰人總以為此番終難幸免，不料混亂了三四時，即告平息，鄰人却沒有死；明天到火車上去察看，見一軍官面前陳列着筆硯，似在發號施令，可是頭部却劈去了半面，僵死於座頭，鐵篷車中有三個人被綁着，鄰人把他救出，問他們的原委，原來是被拉夫拉來的馬役。

火柴盒之集藏

人棄我取，這是鄰人唯一的宗旨；所以鄰人好比是個拾荒者，越是無價值的東西，越是要集藏起來，自以為萬價值於無價值之中。因為有價值和無價值，沒有一定的標準，我以為有價值，便算有價值的了。鄰人蒐集火柴盒，凡三十年。加之中外友人投我所好，紛紛餽贈，計有十萬多種，成為洋洋大觀。人家視為廢物，鄰人却比諸和氏璧隋侯珠呢。這許多火柴盒片，黏成了若干本，曾經舉行過展覽會，玩火柴盒在我國，鄰人要算第一人。徐卓弟兄也一度蒐集過，可是種類不多，且沒有常心，結果如春秋時

代，大國併吞小國般，給鄙人吞了，我國本來用火石的，清末才有火柴的輸入，最初為一種龍頭牌，盒的正面繪一龍頭，彷彿以前的郵票，反面有橢圓形的黑邊，四角鏤空，旁綴二花，中印英文瑞昌公司，不久公司即停歇，所以這種龍頭牌火柴銷行時很短。此後有姜太公釣魚等變昌火柴出現，這最早的火柴盒，居然給鄙人搜羅到，那是何等名貴。鄙人黏貼火柴盒片，却也匠心獨運，含有些意義在裏面，記得畫繼，載着：「雍秀才善寫草蟲，東坡有詠所畫草蟲人物詩，每一物，謔當時用事者一人，如升高不知回，竟作戰壁枯，以比王介甫，初來花爭妍，倏去鬼無跡，以比章惇」。當事變以還，鄙人留滯在孤島上，目擊羣魔擾攘，耳聽怨魂啾啾，心中很不自在，在百無聊賴中，把火柴盒片弄些花巧，以寓諷諷，有如雁秀才的寫物寓意，首黏日本牌，如意牌，算盤牌在一頁，暗寓日本人如意算盤，一意孤行，不知利害，錢崇威太史為加題語：「人有千算，天只一算，算而復覺，算覺其半，性情天付，非算能斷，偶爾算成，冷眼天看」。次頁黏貼的為蛇牌和象牌，這是日本人心不足蛇吞象，再次為航空牌，大砲牌，鐵甲車牌，表示日本人大肆其侵略，用飛機大砲鐵甲車來殺害我們老百姓；下為南京牌，喇叭牌，牛頭牌，這分明是屬偽組織，那些奸逆聚集在南京，一味吹牛，哄騙人民；又北京牌，雙手牌，龍馬牌，這是說北京的一班羣醜，只知拍敵人的馬屁，以圖己之地位；又統一牌，鴉牌，狗牌，南北兩偽組織併合為一，此中人物，無非鴉鳴，狗盜；接着黏貼上海牌，九一八牌，抗敵牌，無非表明我國全面抗戰，高野侯為題一簽：「大難興邦」；又彌勒牌，轉輪牌，袁希濂題：「彌勒當書，法輪當轉」八字，可知局勢變遷，日本已成強弩之末了；次之為蘆雁牌燕牌歸輪牌，朱孔陽題：「雁來燕去夕陽歸」，那

是象徵日本人退歸三島；接着爲黎明牌，光明牌，大明牌，真明牌，昌明牌，更接東亞牌，平安牌，皆大歡喜牌，末爲勝利牌，永安牌，博愛牌，萬世流芳，用善頌善禱爲結果。統觀前後，不啻一部抗戰始末史，在敵僞時期，偷偷摸摸的藏着，如今才敢公開哩。

曇花一現之文藝善會

子與氏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種種慈善事業，都從這惻隱之心上發端出來。我們文藝中人，雖資力不及人家，可是這顆熱誠的心，或許要比任何人來的堅毅。城南本有書畫善會，這是楊東山，高崑之，王一亭，李平書，汪仲山，一班耆老倡辦的，現在祇有汪仲山碩果僅存，尙以六法閱世，可算是難得的了，書畫善會所做的工作，是施衣贈藥，或捐給普善山莊，并從事出版事宜，曾發行一部海上墨林，確是很有價值的。鄙人因此想到城南已有這種組織，那麼我們在租界上，也當別樹一幟，鄙人和丁福保，胡樸安，葉柏皋諸君一談，他們都很贊成，定名爲上海文藝善會，會址即設在梅白克路二〇四號丁氏圖書館內。葉柏皋太史一手好書法，便自動的寫招牌和種種揭貼的東西。胡樸安撰起宣言來，那宣言如下：「人之身力是不息的，人之心理是同然的，假使身力有一刻之或息，心理有二芥之不同，有人之形，無人之情矣！大而執干戈以衛國家，小而就文藝以怡性情，身之不息，則一也；積極的以奮鬥精神爲全體民族謀生存，消極的以慈善事業爲少數同胞解痛苦，心理之同然即一也。同人等以身體之不息，運用其心理之同然，此文藝善會之所由設也。文藝是身力不息之小者也。書畫更文藝之一部，善會是心

理固然之消極者也。病院更善會中之一部，同人以小小不息身力，努力其消極同然之心理，以售書畫之經費，為精神病院創基礎，其力量薄弱，此同人可深自愧者。然而不息之身，同然之心理，初不以專業之大小，行為之積極消極而稍異，本自己之身力與心理，向前邁進，人有此身，身有此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則小者可以擴而大之，消極者可以轉而為積極也」。原來我們看到患精神病的衆多，沒有較好的病院，很想從文藝善會產生一精神病醫院，所以撰安的宣言中有如是云云。當時的董事，推舉許世英，屈映光，朱慶瀾，關炯之，趙晉卿，胡樸安，丁輔保，葉柏皋，朱孔陽，黃警頑，俞靜波，翁國勳，潘人偉，由鄙人擔任總幹事，陸介孫的會計，徐月冷的文書，錢小佛的庶務，機構很為完備。我們的會務，甲：徵求名家作品，發行刊物，提倡藝術，共同研究。乙：徵集海內金石書畫家作品，公開展覽，以所得之資，為賑災救難之需。丙：舉行學術講座，以聯絡會員情感。丁：舉行研究會，以便會員間討論學識。我們在功德林聚會多次，先從施衣着手，我們付了相當的代價給某衣莊，寫了許多施衣票，給貧窶無以禦寒的，某衣莊憑票發衣，舉行過三次，結果，會中沒有基金，又沒有助手，不多時而乙丑事變，淞滬烽煙，人心惶恐，文藝善會，便無形停止，迄今尙留許多份的簡章，和會中的信牋。那信是關炯之寫的，中有衆善奉行四字，我們許多董事幹事的台銜，都附列於牋旁，作為紀念。可是鄙人總覺得這文藝會的組織是需要的，俟有機會把它復興起來，附帶於出版方面，刊行文藝叢書，有志者，事竟成，全在我們的努力。

關炯之之去思碑

在會審公堂時代，每逢審判案件，是中國官和外國官一同坐堂，中國往往有媚外習慣，動輒以外國官的意旨爲意旨，主權自行剝奪，結果成爲傀儡。惟有關炯之爲強項令，爲會審官時，和外國官大碰頂子，有一次，鬧得不可開交，全市商民一起罷市，爲他的後援。大家都稱他爲關老爺而不名，關即堅決求去。鄙人以公誼私情，便和翁國勳及商界聯合會會長王漢良等發起，向總商會，教育會，各同鄉會提議，爲關建一去思碑，當時會有一公函云：「敬啟者，公共租界會審公堂正會審官關君炯之，自主宰租界公務於茲。廉潔冰清，中外輿論翕然，近年來皈依三寶，虔修醫業，對於政途，早具去思。而今公堂收回，即行辭職，竊念地方官長有德於民，一旦歸田，凡吾人民，理當有以歌頌。故主張集合上海各公團，爲關君立一去思碑，以留紀念。惟茲事體大，相應聯合地方有力團體，共襄斯舉。素仰貴會爲團體領袖，用敢專函徵求卓見，如荷贊同，聯合發起，共策進行，不勝榮幸之至」。那時贊同加入的；除商會各路房客聯合會外，有世界佛教居士林，佛化教育社，佛像流通處，上海武學會，東亞藝術會，上海藝術大會，書畫善會，鼎樹社，異社，宛米山房書畫會，伶界聯合會，鄙人爲了這事，大大的奔走了一番，曾在北蘇州隆天后宮總商會議事廳，開發起大會，討論一切。鄙人擬立碑外，更爲刊一專集，內容有關之照片，歷史，判案，和其他各界歌頌之辭；末了把捐款人姓名，印上作爲徵信錄，結果沒有成爲事實，現在時過境遷，關炯之三字的名稱，人已付諸淡忘了，關漢陽人，諱炯，字炯之，他是季華的

哲嗣，季華幼有神童之號，喜歡寫字，家貧，無錢買紙，向其戚某服務質舖的，巧得廢棄簿冊，朝夕揮灑，甫十歲，質舖求他寫春聯，他一揮而就，鄰里見了，都去求他墨寶；又喜作詩古文詞，著有師二宗齋詩集，讀易節記，所謂師二宗，原來是愛慕郭林宗阮嗣宗的爲人，所作棄擲不留稿，炯之孝思不匱，檢拾遺稿，朱克柔謝鳳孫是炯之的老師，朱謝二人，又曾受業於季華，拾得棄稿，一一珍藏，炯之即向朱謝處巧歸抄錄，又懼有亥豕之訛，請陳者虬校刊，蒼虬又爲蒐得若干，以爲補充，印成漢陽關先生遺集一厚冊，炯之作一跋，有云：「徒讀父書，古尚非之，炯并父書而不能讀，夫何言哉！夫何言哉！將付排印，謹述先君生平，并遺稿所以不全之故，他日搜羅有得，當再續排敬謹付梓。」炯之逝世已有年，他爲鄙人所題寫的東西很多，偶出展玩，不勝人琴之慟。

光復紀念大會串

當推翻滿清，光復漢土，那時舉國歡騰，異常興奮，鳴社社友借九江路的新新舞台演義務戲，給各機關人員觀賞，好得新新舞台不演日戲，就利用這機會來表演一番，藉爲光復紀念，不售門券，鳴社社友共五十餘位，每人出洋五圓，作爲臨時開銷。鄙人是鳴社一分子，當然也參加演劇，并兼前台辦事員，甚爲忙碌。最精彩的一齣爲黃花岡，由吳稚暉代爲編劇，并撰歌詞，那歌詞鄙人當時唱的爛熟，現在却什忘其九，祇記得有幾句：「黃花開，黃花落，花開花落年年在，人死不復回」等。陸鏡若飾黃克強，演來激昂慷慨，聲容悲壯，觀衆掌聲似雷，一齣是硃砂痣，鄙人和江一平的老太爺子誠合串，沈泊誠

作畫，并題着幾個字：「錢玉齋演珠砂痣確係生平傑作」，印在畫報上，原來這時盛行一種石印畫報，隨着日報附送的。又拾黃金，管海峯飾化子，毛乾豐飾老爺，鄙人飾二爺，也印在畫報上。又張紹堂屠開徽雙金雁橋，又一位洋行買辦楊國珊演翠屏山，左手舞刀，勇猛非凡。又高福安演挑華車，小福安演花蝴蝶，翼子翻一百數十個，博得滿堂彩，這新新舞台，是競舞台改設的，黃楚九的老闆，爲號召實座起見，由夏月潤接他的老岳文伶界大王譚鑫培來唱戲，居然哄動一時，我們鳴社日間在該台舉行光復紀念大會串，夜間就是譚鑫培上台，這晚演的盜魂鈴，一般戲迷，和震其大名的富商巨賈，甚至婦孺們，都要來一見大王孝采，一聆大王的法曲，座位既滿，加添椅子，擠的水洩不通，這時有一個紹興人李本初，前幾天在新天仙戲園看過盜魂鈴，這演戲的大賣其力，從四隻半釐子上翻下來，矯健無比，李本初看的十分滿意，這晚來看譚鑫培的盜魂鈴，認爲譚鑫培有大王之號，一定工夫到家，比衆不同，或許要從四隻半加倍九隻釐子上驚人的翻下，豈知譚重唱工，這些海派頑童兒完全取消。這一來，使李本初大失所望，不覺的喝了聲倒采，在別的伶人吃倒采不算什麼，那盛名之下的譚鑫培吃倒采，那是關係重大，甚至要搖動大王的頭銜，新新舞台的營業，也有相當的影響，那時就有一班案目和工役人等，立把喝倒采的李本初老鷹抓小鷄般的拉到賬房間去，李本初一看形勢緊張，就屈服認錯，那些案目工役，狐假虎威，一定不答應，非要他吃糞不可，被抓的時候，甚至亂毆濫打，受傷多處，這事給我們鳴社同人知道了，大爲不平，鄙人和鄭正秋抱着俠義宗旨，一方面營救李本初，一方面在報紙上把這事始末揭載出來，求公衆的批評，對方恐受輿論的抨擊，才把李本初釋出，一場風波，即行平息，但譚鑫培吃倒采，已

傳播社會人士之唇舌了。

遊戲場之變遷

遊戲場似乎黃金時代已過去，不能引起上級社會人士的注意，可是在民初，遊戲場是一致公認的高尚娛樂場所，大家都要到那兒去散心解悶，尤其在夏天晚上，據着瓊樓高處，所謂屋頂花園，泡一壺茶，和一二知己，談談天，乘乘風涼，真是舒服異常。那遊戲場的開創第一家，便是樓外樓，樓外樓開設在浙江路新新舞台的上面，這時尙在前清末年，海上漱石生孫玉聲遊歷扶桑歸來，見東京西京都把巨廈的屋頂闢爲花園，附設遊藝雜耍，覺得很有趣味，他還國後，說給經營三聽，經營三非常興奮，即斥資建築起來，民國初年落成。上海從沒有電梯，樓外樓用電梯上下，更足哄動一時。進門裝着哈哈鏡，也是上海人士所沒有見過，樓上有彈詞，滑稽，雙簧等項意見，生涯很盛，記得第二次革命打製造局，夜間槍砲聲，有似新歲爆竹聲不絕於耳，在樓外樓南望，可以瞧見迸發的火光，所以遊客特別的擁擠，此後黃楚九在靜安寺路中泥城橋墘經營新世界，初僅南部一隅，地臨跑馬廳，憑檻遠眺，心目爲爽，地位既較樓外樓寬展，雜耍又較衆多，樓外樓的生意都給它吸引過來。既而又在北部另闢一場，中隔馬路，仿蘇州火車站式樣，打通地道，以便遊客，孫雪泥一度主持其事，從俄人處拍買空盒十萬只，廢物利用，裝着糖粒，作爲贈品，新世界票每張一角，贈糖一盒，因此一天多買一千五百張遊券。又辦花園選舉，周劍雲，范君博，奚燕子，戚飯牛，姚民哀輩，撰文做詩，大捧什麼花園總統，花園總長，曾發行一

專集。新世界本由黃楚九經理，後給經汪國貞女士取而代之，實則此中靈魂爲張石川，石川是國貞的外甥，國貞非常信任他。黃楚九一憤而去，特在西新橋另造大世界，初時大門開在八里橋路，經了若干年，才改在愛多亞路，聘了九位顧問，如孫玉聲、姚季瑞、袁寒雲、劉山農等都是，每人每月送一百元作爲車馬費，爲之設計一切，有共和廳、大觀樓、小蓬山、小廬山、雀屏、鶴嶺、風廊、花畦、壽石山房、四望台、旋螺閣、登雲亭等名勝。閒閒居士爲擬十景，如飛閣流丹、層樓遠眺、亭臺秋爽、廣廈延春、風廊消夏、花畦坐月、霜天唳鶴、瀛海探奇、鶴亭聽曲、雀屏隱采，并一一攝影，藉以號召遊客。孫玉聲更辦大世界報，徐行素做他的助手，寫稿的奉贈大世界月券，於是文會友，朱可大，陸澹庵，陳秋水，施濟羣，都因此成名，又文虎團體拜社，常假那兒張燈懸謎，翌日即在報端上披露。文明書局刊印的燈謎大觀，什九取材於此。玉聲兼任黃楚九的私人秘書，其時有擅唱打花鼓的巨角周鳳林，和玉聲很相熟，周卜居六馬路，張勳常食宿在周家，着實受些恩惠，張勳貴顯了，不忘舊恩，月致送六百元，托其探聽上海革命黨動情，按月報告兩次，周不能寫字，雇一書記專任其事，周既有這筆津貼，他就不唱戲，蓄養着鳥，每天攜着鳥籠到六馬路龍園吃茶，原來龍園是養鳥的集合所，玉聲請周招呼一班養鳥茶客，都到大世界來吃茶，并有清潔點心，因此大世界的生意，越發如火如荼，黃楚九由玉聲介紹，得識周鳳林，又託周介紹，認識張勳的姨太太王克琴，慫恿她出資倡辦日夜銀行，居然成爲事實，後來黃所辦的交易所倒閉，日夜銀行也隨之而倒，王克琴名下損失很大呢，此外遊戲場，有天外天，繡雲天，小世界，神仙世界，大千世界，先施公司有樂園，徐卓呆王漢強主持場務，周瘦鵑爲輯樂園報，

永安公司有天韻樓，王瀛洲韓天韻報，新新公司的遊戲場報，由劉恨我主輯，都很聚精會神的。

林主席之讀易圖

有一年，鄙人在南京假座中央飯店，舉行佛畫展覽會，嗜痴成癖的紛紛前來參觀，其中很多熟朋友，鄙人當然很殷勤的招待他們。林子超主席森，他老人家却也具着閒情逸致，親來賞光，在會場中兜了個圈子，普遍的觀賞，結果買了兩幅畫去，一幅是達摩面壁，一幅是無量壽佛。這兩幅鄙人自己認為很得意，林主席的法眼畢竟不凡，居然物色而去。他隨行，把他的公館所在告訴鄙人，展覽會既結束，鄙人就去拜訪他，他住在太石橋街內，這街就是他一家，是兩上兩下的一所屋舍，街口有軍警站崗，進街有一籠子，另有警士守候，司檢查之職，入口有花棚，花葉蔓延紛披着，懸着鸚鵡鴿芙蓉許多鳴禽籠兒，噦噦喳喳似奏一部清商曲，由當差的送了名刺進去，不一會，林主席便下樓來，招呼鄙人入座談天，蒙他對於鄙人的畫加以謬賞，令人既感且慚。鄙人向他老人家請求墨寶，在一合錦扇中，揮寫數行，他就寫為：「應無所往，而生其心。」下署青芝老人，并鈐印章，這扇今尚保存着。辭別之際，鄙人說，主席辦公的國民政府，前清為制台衙門，光復時，鄙人參加戎行，曾經到過，第二次革命，鄙人任紅十字會救護工作，又復重臨，記得黃克強先生在裏面辦公，有一石船，辦公室在石船的後面，印象很是深刻，現在多年不到了，景象已非昔比，能否請主席容許鄙人到那兒重遊一下。主席說，國民政府禁府森嚴，輕易見不到我，你要來，說定日期時間，我派人在大門口接候你，那麼進來可直截爽快了。

鄙人就約定翌日上午十時，屆時驅車到達，果然有人站着招呼。鄙人就隨着他進去見林主席，默數從門口到裏面，經過七重崗位，的確沒有人招呼，是不易見到主席的。裏面悄寂無聲，祇有幾隻雀兒唧唧着。花香隨風吹來，覺得幽靜莊嚴，別有一種境界。見了林主席，導遊了一回，鄙人恐妨礙主席的公事，就辭謝而出。他說，後天要到上海盤桓旬日，囑鄙人到他所住的打浦橋寓邸去玩，到了後天，鄙人也早返滬，在報上見到林主席來申的消息，便於下一天一清早去訪他，在薛華立路一街內進去，一所小洋房，一僕人正在替他烘麵包，燉牛奶，問我尊姓，鄙人回答他姓錢，僕人說，原來就是錢化佛先生，主席已知照我，請你上樓。上了樓，主席尚在嗽口，嗽畢，一面進早點，一面和鄙人談天，并說，我和你拍張照。留為紀念，即打一電話給某照相館，他送給鄙人一部安邑張洪之墓誌的讀易新網，這書的封面，就是主席題的簽，他又親筆在書上寫着：「五月十二日持贈化佛先生，青芝老人誌」。幾個字，不一回，攝影師來了，主席便展開這書，作閱讀的樣子，鄙人坐在旁邊，照拍好了，主席說，這幀照相，可名之為讀易圖，他又把他單人的照片贈給鄙人，鄙人一古攏兒珍藏着，白髮鬢然，神采清秀，那儀表確和尋常人不同。可是如今主席已歸道山，展影回憶，不勝哲人其萎之慨呢。

關於吳稚暉

黨國元老吳稚暉，他的生活絕對平民化，在重慶，借住在一家小商店樓上，雇了一個小僮，替他燒飯，掃掃地，整理整理牀舖，可是書僮白相心很重，時常溜出去，往往近午尚不回來，稚暉便自己扇

風爐，自己淘米燒來吃，吃飽了睡息一二小時以爲常。有時蔣委員長親來訪他，并帶幾樣東西送給他，跑到樓上，小僧出去，稚老一枕黑甜，栩栩化蝶，沒有人招呼，委員長就寫了一字條留在桌上，及稚老一覺醒來，見桌上有幾樣東西，并一字條，才知委員長已來過，他領受了就算了事，蔣太太宋美齡，偶或也到稚老那兒去談天，地位雖極湫隘，稚老毫不介意，大有斯是陋室，惟我德馨之概。勝利後，他到上海，卜居呂班路蒲柏路口，下面是一家雲林裱畫店，他住在三層樓上，從旋轉的扶梯循級而登，一間是書室，壁上張一布質的日本旗，白白的地，紅紅的太陽，似乎已日久，旗上有不少的蛙孔，有許多入簽名，原來這旗是薛岳將軍贈送的勝利品，上首掛一日本軍刀，外有皮鞘，約三尺許長，很是雄壯，對面懸一文化計劃表，可謂有條有理，書室的隔壁，壁上懸自己照相，又祖宗像，裝成小立軸，可見他老人家的孝思不置，地上堆着幾箱書，一張寫字檯上，都是人家送給他的書咧，畫冊咧，零星東西咧，雜亂無章，不暇整理。許多寫件，又是一束一束的，不知有幾多束，他總笑着對人說，筆墨債還不清，幸而他們不組織債權團來索討，否則難以應付呢！又一間，是他的臥室，一牀一桌，絕對的簡單化，夏天，他赤裸着身體，一絲不掛，午睡在牀上，來客一概擡駕。月前鄙人曾偕陳存仁醫師去訪候他，他和陳醫師大談其衛生和健康的的方法，一同拍了一幀照片，留爲紀念，鄙人畫淨光永生佛，他就揮毫爲加題識，如云：「淨光永生佛，即阿彌陀佛之全稱，譯名也。亦可云無量壽佛。阿彌陀者，戴季陶先生云：譯音即淨潔光明永久之義。佛者可幻無量身，亦即大千世界之代名詞，南無者，即至心誠意之謂，至心誠意，欲化阿彌陀，即成化佛先生矣。丙戌六月弟吳敬恒與先生同客海上，寫此五字，謄其畫佛。」原來他

在題識之前，尙寫淨光永生佛五個大字泥。辭別下樓，在雲林裱畫店瀏覽一下，他老人家所寫的對聯，一副一副的裱貼在壁上，可見他寫字生意，的確興隆。店裏又代售一書，名爲革命文豪吳稚暉，其中有一則，很爲風趣，謂：「先生海外大學之計畫成，率領一班學生出洋，百餘人處於海船之四等艙內，而先生則在船面豎兩竹竿，張一毯子以蔽日，下設籐桌，在波濤涵湧中，終日治事，並不絕往來巡視彼輩船嘔吐者，送茶待飯，將護備至，甚至每日尙須爲此輩打掃狼藉滿地之瓜子殼水果皮垃圾等，一日，羣圍集於一處，仰觀新出之告示，乃赫然爲先生所書之一張條子，上書地上拾得一條臭穢的褲子，已代洗淨，是那一位的，請自領回」。又有一則，說他老人家在渝白晝提燈籠，這事傳說紛紛，鄙人曾在星一粥會上，問過他老人家，他說，並沒有這回事，是外間附會的。

悲觀法師之投贈品

十多年前，譚雲山和太戈兒在印度合辦中國佛學院，用以溝通中印文化，我國政府派了五位僧人，前赴印度參與其盛。這五位僧人中，鄙人認識悲觀法師，他是武昌佛學院出身，湖北人，滿口楚語，年齡約五十五左右，矮矮的身材，很有風趣。臨行的時候，鄙人曾在功德林爲五位僧人餞行，後來他從印度回來，有事遷至新疆甘肅，在隴右冷灘上，瞧見一個前清誥命，他就化了四毛錢買下，知道鄙人有集藏癖，到上海，便把這玩意兒贈給鄙人，鄙人欣喜的不得了，把它重付裝池，成爲手卷。原來這是康熙年間誥命，用五色綾子延接而成，首爲紅綾，誥命即寫在紅綾上，次爲藍，再次爲黑，下面是白色和黃

色，滿文寫在黃綾上，都鈐上御印，四框繪着彩龍和雲朵，古色古香，很覺可愛。語文寫的端小楷，如云：「奉天承運，皇帝制曰，金枝耀秀，聿隆析爵之文，玉牒敷榮，備着展親之誼，爰資夾輔，並建宗盟，爾塞勒勤乃鎮國公蘇爾發之子，輝分帝室，派衍天潢，孝友性成，樹人倫之駿望，忠良德懋，宣邦國之鴻猷，是用封爾爲輔國公，錫以誥命，於戲！綸紱新頒，膺朝廷之巨典，弓裘世守，服臣子之常經，祇求寵語之榮，永篤本支之履，欽哉！勿替朕命，康熙四十年七月二十六日」，這是世襲的，所以下面又附着一行：「病故將男魯努渾襲封輔國公，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後又有「病故將弟功宜布襲封奉恩輔國公，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鄙人把這卷裝潢好了，請三位進士和十餘位太史公加以題識，頓時昂價十倍，沈洪泉篇一引首：「不圖復見漢官威儀」其中尤以葉柏舉所題特長，他如錢名山，高振霄，張燕昌，朱寶壘，宋育德，張其淦，錢崇威，藍雲屏諸位，都有佳什。如今大半已成遺墨了。法師又把貝葉十四張給鄙人收藏；這貝葉長一尺左右，闊寸許，色淺黃如象牙，邊緣緣以紅色，質地和竹箬差不多，中有兩個小孔，可以穿繩把它掛起來，貝葉上有血書經文，兩面都滿，不識是什麼文字。法師當時曾告訴鄙人，可是師丹善忘，現已記不起來了。法師說，這貝葉將來可陳列宗教美術館中。原來鄙人很想設立一宗教美術館，畫幅書冊，瓶盎器皿，凡含有美素爲儒釋道回耶等教之所需要的，無不俱備，并擬在館中闢一靜室，俾文人畫士於紅塵擾攘之外，得一盤桓之地，且可假以陳列書畫，觀摩玩賞，以增雅趣。鄙人所手繪的有五百羅漢長卷，又羣魔擾佛圖，尺幅也很巨大，計兩丈有餘，都是宗教美術館的資料。那悲觀法師，當時很贊成鄙人的計畫，願助一臂之力，至於地點，鄙人想設在

靜安寺路一帶，法師却以為上海不適合，不是杭州，便是南京較為佳勝，但自抗戰軍興，沒有成爲事實，徒有這種空計畫，不知何時才得實現。

鄭正秋割青春腺

鄉人和鄭正秋混在一起，時間很常久，在當時並不覺得正秋是怎樣的出類拔萃，可是他逝世了，要找一位和正秋差不多的人，却已沒有找處，那麼正秋生平的行誼才幹，確是值得稱述的了。他和葉楚傖很相投契，他辦民鳴社劇場時，楚傖會撰民鳴序，發表於報上，推崇正秋備至，其略云：「鄭正秋以新戲傾其家，人稱之曰獸，嗟乎！正秋何爲乎獸哉？使左握籌，右操算，以其資隨鄉人販土者遊，今已富矣，耶不然，陳列玉帛，走當世達官間，得一御史，南面稱民之父，今亦岸然貴矣。更不然，假社會教育，塗脂抹粉，誨淫誨盜，若世之所謂新劇人者，宜亦可以自驕，而乃以獸且窮鳴於世耶！雖然，惟正秋之以獸且窮鳴於世，余用樂爲民鳴序耳。」序中所謂以其資隨鄉人販土者遊，原來正秋在潮州，他的父親是開土行的，正秋不贊成這種行業，才脫離了到上海來，他投身戲劇界，想借優孟衣冠，來針砭社會，因此取名藥風，鳴社即爲藥風社所辦。後來新劇潮流過去，交易所應運而生，他就辦大同交易所，大同交易所失敗，他和張石川等辦大同影片公司，攝製閻瑞生，張欣生實事影片，又一滑稽片，卓別林遊滬記，後來加入周劍雲，改大同爲明星影片公司，他和張石川周劍雲成爲明星三巨頭，他擔任編劇，石川導演，第一張片子爲孤兒救祖記，由正秋的儿子小秋做主角，劍雲籌畫款項，三人一體，成績很

好，公司上下人等，都稱他爲鄭老夫子，非常尊敬他。明星公司範圍日漸擴大，編導也分若干組同時進行，有時經濟方面周轉不靈，便由正秋親自編導，胡蝶主演，一片出世，沒有不賣滿座，頓時捲貝遠及南洋，獲得一注很大的收入，在明星公司方面，不啻打了麻啡針，便得應付裕如，精神抖擻。那時尙有一位鄭鵬鵠，他是南京人，隸屬戒行，爲三十三標，來申辦大江東劇社，營業不振，便由鄭人介紹於正秋，正秋認爲本族，鵬鵠的兒子，拜正秋爲義父，成爲兒女親家，參加正秋所辦的劇社和公司，倚爲左右手。恰巧這時德國有位希米德博士來申，說能代人割青春腺，可以返老還童，收手續費一千元，登報宣傳，但沒有人敢嘗試，不知怎樣認識了鵬鵠，博士願爲義務剪裁，鵬鵠就拉了正秋來陪他同割，正秋聽得這頑童兒能延年益壽，當然欣然加入，剪割時用麻醉劑，毫無痛苦，過了若干天，即恢復健康，年餘，鵬鵠患病逝世，正秋惴惴自危，認爲鵬鵠是青春腺割壞了送命的，其實割青春腺雖沒有功效，却也沒有害處，鵬鵠病死，和割青春腺無關，正秋未免過慮。正秋體素不健，雙目近視的程度，無與倫比，卸去了眼鏡，簡直變成亮眼瞎子，他的眼鏡，自遠望去，一圈圈的深痕，自有別致。他患胃病，四十歲後，三餐祇進流汁的東西，結果因肺病而死。朋輩都悼惜他這位好好先生，從此人天永隔。

楊令蕩之大觀園模型

遇見蘇州畫家柳君然，知道他有位朋友善製美術品，有漢儀雛型的迎神賽會，什麼偶像咧，喜閣咧，梁架咧，銜牌咧，皂隸咧，劊子手咧，應有盡有，可布滿若干巨桌。這種玩意兒，蘇州稱爲小擺設，

在最近期間，擬全部裝運來滬，公開陳列，以擴上海人士的眼界。鄙人因此便想到，楊令菲女士的大觀園模型，令菲是梁谿老畫師吳觀岱的弟子，他於畫藝，不論國畫或西洋畫，都很擅長，曾爲黎黃阪張紹會繪大幅油畫，得到獎金。她製有大觀園模型，運往美國陳列，未運之前，在上海九江路的英國婦女俱樂部開一展覽會，既從美國載譽而歸，又在城內蓬萊市場展覽，往觀的凡數萬人，大觀園的面積，占布十四張桌子，滄湘館的幽邃，怡紅院的富麗，滴翠亭的舊華，稻香村的樸素，以及人物的刺繡作畫，掃花撲蝶，鬥草釣魚，煮茶彈琴，可謂樣樣都有，色色俱備。她有模型記，自敘製作經過，如云：「已未製大觀園，倣禁苑規模，幻空中樓閣，匏金爲沼，剡木爲梁，琉璃爲瓦，丹粉爲牆，高宇闌干，千秋院宇，銅山臨水露之臺，藥鹿在集靈之圃，曲廊邃室，水榭橋梁，田隴遙瀟，則遠接茅廬，宮殿巍峨，則近連梵宇，架有藤蘿，池有畫舫，疊石爲山，用張雨垣之法，折枝爲樹，得郭景純之傳，黃沙築地，青青繞徑，林木蒼鬱，粉牆碗蜒，人物有鬥葦者，弄槳者，逗鷓鴣者，聽琴者，醉眠者，撲蝶者，掃花者，謀童者，戲千秋者，一一取法畫中，霧縠飄颻，芳蘭竟體，山嶺水渌，以蔥以媿，池中初置噴水泉，飛珠濺雪，竟日不竭，全園佔地十六方尺，并築十四陳之，竹頭木屑，並作瓦材，刀鐮版築，百工成備，左氏傳敬姜論勞逸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余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經營之始，蓋本此意云。」又有一記云：「余製大觀園，初未嘗一讀紅樓全書，八九歲時，好六法，苦無師承，聞人言，學畫宜從界畫入手，宋之李營邱，明之仇實甫，運筆入化，無非從矩矱中來，案頭適有大觀園圖，迺取而且夕摹之，然余好建築，尤甚於丹青，雖亂雜之時，倉皇出定，刀鐮繩墨，

不去手也。讀書之暇，構小屋，孜孜不倦，已未出歷年所製，擇其完好者留之，得亭榭五六座，思構之園亭，無所圖樣，則仿幼年所摹大觀園圖，而取其大略焉。」令蕩於大觀園模型外，尙有頤和園模型，原來令蕩居京師，有感前朝宮殿，日就廢圯，便請於清太傅陳慶庵莊士敦，入園測量，製成模型，令蕩有故宮詞三十首，更覺相得益彰。他是楊味雲的妹，有人贈詩：「歷倒宋宮楊妹子，都因多讀阿兄書。」爲一時所傳誦。她和鄙人相識有年，可是抗戰軍興，音訊杳然，卡德路開設一茶館廣和居，招牌出於令蕩手筆，鄙人以爲令蕩或許已來上海，跑到廣和居去一問，才知令蕩在北平，這招牌是北京寫來的，並沒有到上海來。可是這話已有三年了，不知她近來是否仍在北京。

南北宋錢一百多品

誰不知道丁仲祐老先生，是海內唯一的古泉學專家，所藏的古泉，上自周秦，下至明清，旁及日本朝鮮安南琉球等國，蒐羅宏富，應有盡有，他和幾位藏泉同志，組織古泉學會，鄙人也得濫竿其間，對於古泉，發生濃厚的興趣。可是藏錢談何容易，非有相當的精力，雄厚的資力不可，並須持之以恆，不怕煩瑣，因爲有許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鄙人是窮措大，談不到資力，一天到晚忙著畫佛，把精力消耗在丹青楮幅之中，無非藉以易米贖柴贖妻子罷了。可是癖性難去，結習已成，總是積衣縮食，又復忙裏偷閒，蒐羅得若干品，大都是宋代的居多。鄙人因蒐羅自古迄今的，勢不能成爲事實，不如局部爲之，把南北宋的集全了成爲一套，豈不也是欣賞摩挲嗎。總算費了十多年工夫，有志竟成，共計獲得一百多

品，配一大鏡框，裝置懸掛起來，并在錢旁一一加以誌識，可以一目瞭然。太祖的有建龍，宋元通寶，和開寶；太宗的有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又草書至道，和咸平；真宗的有景德，祥符，長字祥符，天禧，乾興；仁宗的有天聖，篆文天聖，明道，篆文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曆，篆書慶曆，皇宋元寶，皇宋通寶，篆書皇宋，皇祐，至和，至和通寶，篆文至和，嘉祐通寶，嘉祐元寶；英宗的有治平元寶，篆文治平，神宗的有熙寧，篆文熙寧，熙寧重寶，熙寧元寶，元豐，篆文元豐，草書元豐；哲宗的有篆文元祐，草字元祐，又較大之草字元祐，紹聖，篆文紹聖，元符，篆書元符，又較大之篆書元符；徽宗的有建中，靖國，篆書聖宋，較大之篆書聖宋，草書聖宋，政和大錢二種，一篆一正，政和二種，一隸一篆，宣和大錢二種，一隸一篆，宣和二種，一篆一正，重和，崇寧堂十二種，一篆一隸，常寧堂五，崇寧堂三，崇寧通寶，大觀當十，大觀當五，大觀當二，大觀，四時吉慶。大觀錢文爲徽宗御筆，作瘦金體，很覺可喜，欽宗的有靖康，建炎，篆文建炎。以上北宋。高宗的有紹興，篆文紹興；孝宗的有隆興，乾道，淳熙，淳熙鐵錢，寧宗的有慶元鐵錢，慶元，嘉泰，開禧，嘉定，嘉定鐵錢；光宗的有紹熙，紹熙鐵錢；理宗的有寶慶，紹定，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端平當十，大宋；度宗的有咸淳二種，一較佳，一較劣；恭宗的有德祐。據克昌君對於南北宋錢的考證，謂宋初錢幣，仿著唐制，後來每改元，必更鑄。各錢又有元寶，通寶，真書，隸書，篆書，小平，折二，折三，銅鑄，鐵鑄之別，從來制作之煩，種類之多，無有過於北宋者，南宋爲鐵錢最盛時代，原因無非庫藏空虛，財用告乏，非好現象呢。

怪異之迷信

誰不知道上海的繁華，爲全世界著名都市之一；那麼上海士女，一定具有科學的頭腦，文明的行徑，豈知事實却和理想相反。靜安寺路是何等的衝要，中外人士觀瞻所繫，當開關賽馬場時，有兩個墳上的翁仲，移在馬霍路口，作爲建築上的點綴物，無非廢物利用罷了。那裏料想得到一般打花會的便把翁仲看做菩薩，燒香燃燭，虔誠叩拜，而愚夫愚婦也盲從着，前來供奉香烟，以致薰得翁仲變了黑色，雖一再洗刷，無濟於事，這已屬怪現狀了。詎意四十年前，更有大怪而特怪，大異而特異的迷信，原來在小東門外，招商局棧房隔壁衙內，供着撒尿菩薩，撒尿是何等的污穢，菩薩是何等的莊嚴淨潔，人們拜菩薩，必須齋戒沐浴，否則便爲褻瀆，菩薩和撒尿，顯然爲兩件不相干之事，如今竟混在一起，那麼不但怪異，而且荒謬極了。鄙人幼時，會到過那兒，牆邊爲尿坑，臭氣冲天，暑天駐足，難免要發痧，不知那個荒唐鬼，却在牆的上面設一木龕，中供菩薩，一班花烟間低級妓女，都到那兒去燒香，說是燒了香，可使淫業大盛，甚至上着匾額，那誠則靈，有求必應等字樣，觸目皆是，直到光復後拆城，那撒尿菩薩才隨之而消滅。又南京路石路口，吳慶光曾在那兒賣卜，其人爲開眼瞎子，大塊頭，娶了四位夫人，生活甚爲闊綽，爲上海滑頭名人之一，愚夫愚婦到他那兒去起課，他喃喃有辭，總說人家有鬼纏繞，以致家宅不安，非禳星禮斗，不能解除，他就包辦禳星禮斗，藉以歛錢，又設藥店在某處，人家來卜病，他便指引人家須到某方向藥店報藥，所以藥店生意也蒸蒸日上，某天一清早，一婦人來扣門，請其起

課辭啟，他開口就說，爾的兒子病正危殆，我也無法可施，不如另請高明。那婦人大為詫異，因為沒有告訴他，他已能知道家中的情形，的確他的兒子病勢很重，奄奄待斃，那麼他既有這種神術。不如再三懇求他設法挽救，結果，吳靈光回覆說，過五天不起變化，請你再來，屆時當盡一臂之力，婦人去後，在旁一親感問吳，你怎能知道他的兒子生病，而且病很重呢？吳說，病不重，決不來求我施術，一清早來，那一定是她的兒子，否則父母翁姑或丈夫有病，決沒有這樣急促，我在種種方面，及神色之間，已得其梗概了；至於病勢垂危，我替他施術，倘然死了，顯見我的法術無靈，不如待過五天，要死也就死了，過五天不死，那麼可以苟延性命，我不妨湊一湊，豈不輕而易舉嗎？他的親戚也就點頭會意，讚着他說，你的肚中，真藏著一部人生哲學哩。

三翁之風趣

許多藝術朋友中，稱翁的有三位：一是糞翁，二是醬翁，三是玄翁；如今順序的談談，三翁見了，或許要掀鬚一笑哩。（其實三翁都沒有留鬚，但既已稱翁，不妨用掀鬚來點綴點綴）。糞翁姓鄧，名鈍鐵，自用糞翁為署，便把鈍鐵的真名廢去。他從趙古泥治印，有出藍之譽，近來喜歡畫幾筆竹枝，有跋道士梅沙彌遺意，尤擅八法，草書更勝，吳江老名士金鶴望見了他的草書，大大的加以賞賞，謂明代無篆隸，清代無草書，不意糞翁為異軍蒼頭，可佩可佩。糞翁對於鶴望素極推重，願寫一草聯贈給鶴望，鶴望却提出一條件，謂署款須揷除糞翁而用老鐵，糞翁從不肯破例的，這一條件，却使他大大的為難。

結果他爲鶴望故，竟破例寫老鐵，現在他寫件往往改署散木了。他在早年有一趣事，這時他編工商日報的附刊，有一次，他自稱已死，借附刊發表輓聯和哀悼的文章，朋好見到了，連忙買了鏡箔，到他家裏去弔喪，豈知他老人家好好的坐在書室裏，於是弔客反覺忸怩，那些鏡箔送給他既不妥，帶回去自用，又太觸霉頭，一時傳爲笑話。他既署黃翁，居屋便稱厠間樓。某年開個人書刻展，請東即印在拭臂草紙上，由郵寄出去，鄙人也獲得一紙呢，黃翁即混名李阿毛的徐卓呆。他早年唱戲，叫做徐半梅，和鄙人同事民鳴社多年，某年暑日，熱極非凡，恰巧朱雙雲編一戲「姜太公招親」，他在劇中飾黃飛虎，他本來是個大胖子，穿着白盔白甲，裏面再襯胖褲，（即棉馬夾）。這一套行頭穿上去，頓使他汗流浹背，熱烘烘的好不難受，鄙人在後台見他一副窘態，故意和他談笑，他却搖搖手說，實在吃不消，恕不答話，因此後台同人便把徐半梅只怕黃飛老，作爲口頭禪。下次逢到再演，他就請假不幹了。某次演一滑稽戲，半梅睡在棺材裏，和他配戲的，叫他起來，按照戲情，半梅應立即爬起，不料叫了數遍，兀是叫不應，才知半梅因昨夜失眠，今竟睡熟在棺材裏了。配戲的沒有辦法，祇得暗暗叫苦，囑檢場的，設法把棺材抬到後台，才把半梅一把拉了起來。半梅揉着睡眼，連說對不起，也就算了。至於他開蠟燭影片公司，開幕時，人家送他蜂蠟一雙，說是點大蠟燭，媲美妓女的梳櫥，那知道的人已多，恕不多述了。還有一位黃玄翁，他今年已七十多歲，可是身體很健，飲酒吟詩，澹於名利。他詩學龔定庵，又工書畫，具三絕之才。某年會和朱竹雲張星階兩畫家合開展覽會，前年又和范君傳合作扇面，君博書，他畫竹，珠聯璧合，得者珍之。最近他和高吹萬詞人唱和，某長調疊至數十闕之多云。

謁見班禪活佛

班禪額爾德尼，那是西藏的活佛，在民國十四年夏，會到過上海，交涉使許秋風爲設行轅於豐林橋，交涉使署，供張極盛，香紳輩又設彩艦於聖母院路范回春氏的大千世界，班禪部下，有大堪布羅桑以次約二十人，僕役四十餘人，中央及省政府會派大員隨護，班禪乘黃轎，備極莊嚴，總商會議事廳，又有各團體之宴請，門口繫着黃色彩牌樓，映以電燈，燦然眩目，范古農，關炯之，程雪樓，王一亭，都來歡迎爲禮，班禪演講，由翻譯向衆傳譯，刊載各報。過了一天，鄙人繪了一幅佛畫，并買三尺藍綢，預備作謁見禮物，原來藍綢是供給他做哈達的。晨八時，約翁國勳同去，過豐林橋，步哨有七重之多，森嚴非凡，進了交涉使署，由傳達處導交翻譯，由翻譯轉交當差，當差有西藏人，也有北京人，領鄙人到會客室稍坐，這時會客室中有四個和尚，還有兩位老太太，不一回，翻譯引導我們到樓上，地上鋪着黃布，作爲地毯，禮物早由翻譯送呈班禪，班禪出見時，穿着黃袍，黃背心，足上穿靴，雙目看人，炯炯有光，略有鬚鬚，坐在黃沙發上，檯几檯椅都披着黃綢，第一個見的是天童寺當家和尙，和尙向他叩首，見畢，班禪喃喃有辭，鄙人莫明其妙，翻譯說，活佛問那一位是錢化佛？鄙人就上前，這時穿着西裝，向他行鞠躬禮，他就摩鄙人的頭頂，撫鄙人的肩部，又喃喃有辭，翻譯說活佛問你有沒有病痛？鄙人就答道：很健康，沒有病。他從袖中取出一藍色綢結給鄙人，翻譯又出贈一束藏香，一盒西藏紅花，香味異常濃烈，鄙人另外帶一幅畫，請班禪題，他點頭表示可以，約後天去取，鄙人致謝退出，回到

會客室，打開綉結一看，綉上織成六尊佛，這就是所謂哈達，旁人取得，有蓮花紋的，有卍字紋的，六尊佛的最爲上品。當差見告，摩頂撫肩，這是活佛表示非常親善，經這一摩一撫，足以解災避晦，至於問你有沒有病痛，如有病痛，活佛有一種絕細的丸藥，能治百病，人臨死痰塞，這丸藥能立刻化痰，延長壽命。到了後天，鄙人去取，他所題的是藏文，另贈黃綾符籙一方，鄙人把這符付諸裝池，下補一佛，王二亭爲題「我佛如來」四字，鄙人又把寫有藏文的哈達，配着袁太炎的漢文「五族一家」。滿洲孝廉公李一亭的滿文，某某的蒙文，尙缺回文。托哈少甫去代求，經一年之久才寫到，五族文字既全，合裝成軸，鄙人於邊緣用中文說明，又請人用英文翻譯，這在鄙人的集藏中，很爲特色呢。

我有三位美國朋友

鄙人不能說外國話，却有三位美國朋友，好得他們都是中國通，不必用外國話也能傳達意旨，一位是安迪生，他是長長的軀幹，說起話來慢吞吞地，一望而知是一位好好先生，現在尙在存着，鄙人遭着鼓盆之感，當時由關炯之鄙人則兩位做媒，說合了胡志強女士，當時即由安迪生爲我們證婚，光陰荏苒，距今已有二十年了，志強茹苦安貧，不以嫁得黔婁百事乖爲嫌，切切實實的做鄙人的內助，鄙人應當對安迪生深致感謝，因爲他在證婚時，用誠懇的話鼓勵我們，我們能白頭到老，都出於他老人家之賜呢。他是慕爾堂的牧師，慕爾堂本爲監理公會，這時尙在前清光緒二年，後來李德牧師手創監理會堂，直至光緒二十六年，步惠廉牧師爲主任傳道，才改名爲慕爾堂。民國十八年，慕爾堂重建新屋，壯麗

高巍，矗立西藏路畔，這時的牧師便是安迪生，并畫畫附設民衆夜校，女子高等專修科，婦女科等，施惠於人是很廣博的。他尙有一事，值得提及，就是上海之有擦皮鞋，靠此爲生的很多，這擦皮鞋，在美國極平常習見，我國却尙沒有，他就是在中國提倡的第一人，他的目的，無非想替貧民開一條生財之道。一位是李佳白，他資格很老，在匯波賽路購地三十餘畝，建造尙賢堂，又復努力社會事業，附設尙賢醫院，尙賢婦孺醫院，又辦一學校，他的中國話說得很流利，常戴眼鏡，喜吃中國菜，可是不能持筷。有一次，王一亭請他在王公館的立德堂宴會，鄙人叨陪末座，這天是西菜中吃，鄙人瞧他持筷，一把抓着，很不得勢，不覺爲之失笑。這天他還演講宗教問題，全座爲之動容，現在他已故世了。可是給鄙人的印象却很深呢。一位是羅靜三，他的父親是舊金山人，娶廣東人爲妻，他有周郎癖，能唱平劇，什麼捉放曹咧，打棍出箱咧，他都能唱，又能唱廣東戲和崑曲，不過他的唱有音無字，在新新舞台做過打泡戲，居然袍笏登場，遠望尙不易辨別，近看則碧眼隆準，總覺有些不倫不類，他常和鄙人研究戲劇，頗有見地，鄙人很佩服他，今已多年不通音訊了。

百樣錦

百樣錦，可以說是唯一的字紙籠。字紙籠裏的東西，鄙人却一一的把它檢存起來，黏成一巨冊，居然含有意識，耐人尋味，古人所謂化腐臭爲神奇，鄙人便毫不客氣用以自誇了。這巨冊的題簽，出於梁子真手筆，首頁即爲拙繪入定煉髓圖，內容有張天師照相，那位張天師名元旭，字曉初，爲前清孝

賤，最近到上海的張天師爲張恩溥，字瑞齡，爲道陵六十三代，那麼張元旭，大約是六十二代了。又三老人照，一位是閩縣二百五十歲的李青雲，一位是新鄭百歲的李芳孝，一位是懷輦九十二歲的李春樹，這三位老人都姓李，真巧極了。還有一幀鬼照相，尋常的鬼照相，鬼影往往模糊不易辨別，這幀却清清楚楚，甚爲難得，原來是四川廣元縣康營長，和某女士結婚，這位女士已三易其夫，營長却沒有知道，當時攝一結婚照，由某照相館拍攝，攝成洗印，見新娘後面現一鬼影，戴着眼鏡，狀殊怪異，某照相館托言拍壞，請新夫婦重拍，豈知重拍而鬼影如故，照相館藏匿不給營長瞧看，無奈營長索閱很急，不能掩藏，也就給他帶去。鄙人輾轉獲得，足供靈魂專家研究哩。又張動照，蓄着鬚鬚，身穿馬褂，頭戴瓜皮小帽，上綴明珠一顆。又張勳本營的參謀長照，穿着清軍制服，大約是前清時代所攝的，現在對於敵僞諸奸，治以反叛民國的罪名。其實這位辦帥，却是反叛民國的祖師呢。又一照相，是藝術團體的合影，其中有馬相伯咧，梅爾芳咧，江小鶯咧，鄙人也參加其中。如今相伯小鶯都物故了，對之不勝人琴之慟。又黏清時輪金剛法會班禪大師神咒靈符籤訣，這是一般迷信人士，視爲壓勝品的。又三色銅版裸美人圖，異常肉感，和他對照的，却是一幀骷髏。又中國保護動物會信封，旁綴財政局的宰牛證，又冥國銀行票和銀行空頭支票並列着。又瘋人院的照片，和茶舞券成爲一組。又遼寧省地圖，下爲難民圖，這是表示敵僞時期，東北人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對之不覺愴然欲涕，此外如大香查票咧，防空宣傳傳單咧，黑龍江義勇救國軍抗日殉國官佐遺眷遣散證咧，妓院中所發之轎飯票咧，上海文獻展覽會收鄙人出品黃克強祭吳祿貞文鏡架證咧，可謂包羅萬象，不勝枚舉。

唐駝興建孝子祠

在上海寫招牌的，昔有汪滯若，天台山農，唐駝。尤以唐駝所書，作正楷，骨肉停勻，擺得四平八穩，所以一級商人開設店舖，那招牌總要請他揮寫。他是中華書局股東一份子，那中華書局的招牌，就出於他的手筆。他生長在武進，背部隆然，人家叫他唐駝子，他就把原來的真名廢去，以唐駝自號，於是唐駝之名，喧騰全國，鄙人和他很熟，可是因叫慣了唐駝，他的真名也失憶了，後來他又患着胃病，請牛惠霖醫生診斷，認為他年事已高，寫字過多，脊梁支撐力弱，胸骨受迫，窒及胃部，在醫院中照着愛克司光鏡，說是胃口破裂，為胃潰瘍症，休養了五個月，不能寫小字，若伏案寫了小字，即覺胸骨為痛，因此朋友寫信給他，他老是不覆，既而由牛惠霖的弟弟惠生醫生代製一鋼骨馬甲，每朝寫對聯屏條，必縛此鋼骨馬甲於身，使背部不再屈曲。他曾攝着正面反面兩照，鑄成銅版，印在刊物上，不久他就歸道山了。他和畢倚虹也是老朋友，有一次同乘火車，他帶了許多行李，雖很累贅，他却祇用一隻左手提着，倚虹問他，為什麼右手不分任些，分任了豈不重疊減輕嗎？他說：右手是要寫字的，萬一提了重物，損壞了手腕，那麼如何臨池揮毫呢？所以右手除寫字外不作別用。倚虹笑着說，你這話很有意思，可入新世說哩。他誦着武進縣志的孝友傳，有一則云：「唐安邦早喪父，事母盡孝，母逾八旬卒，葬後廬宿於墓，謂家人曰，大事已畢，願隨侍一老於九泉，死後務以喪服殮我也。遂卒於廬舍」。清道光間李兆洛續修武陽合志，也把這事蒐采在裏面，他對於這位鄉先賢的孝思不置，崇拜非凡，因發誓為築

唐孝子祠，即日大登廣告，減潤青聯，四五尺聯，每副連紙二元六角，金牋每副連紙四元六角，牋紙有二十一種之多，裝成樣本，可以函索，以廣招徠，共寫出一萬數千餘副，把潤資全部充作建造唐孝子祠之用，並立一石坊，鑄題：「清道光十九年，禮部題請奉旨欽旌孝子入祀建坊，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會姪孫唐駝賈字造成」等字樣，那坊用金山石，高二丈二尺，裝着鐵門，重三千一百五十磅，祠屋用城甃砌成，附設安邦小學，樓屋兩幢，前臨一園，稱為晉園，種植蔬菜花木，菊花很蕃茂，又有一株五斗米梧桐，尤為名貴，唐駝親加灌護，他病了，親友族人助着他培治，園旁又造一祭享亭，也很寬大，這時物價人工，都很低廉，一古擺兒用去二萬數千元，已償了他的宏願，若在今日，非數十萬元不辦，決非賈字博潤的所能負擔。唐駝為鄙人寫過幾件東西，一昨檢理笥篋，覩了他的遺墨，不覺想起了他建造孝子祠的一段事，如今世風日下，孝道凌夷，像唐駝這樣的舉動，真值得提倡呢。

短時期之電影工作

無論什麼事，鄙人都喜歡嘗試一下，成功失敗都不管。於戲劇尤感興趣，認為現身說法，足以箴砭社會，所以新劇咧，舊劇咧，都從事多年，具着相當成績。鄙人對於電影，也做過短時期的工作，最初辦活動寫真社，設在新重慶路，後來又設崑崙影片公司於西藏路，既而遷至法租界蒲柏路，并附電影學會，開幕時，曾宴請各界來賓，攝影留為紀念。崑崙公司進行不順利，沒有幾時就停止了。過了許多年，邵醉翁組織天一影片公司，文逸民導演「春宵曲」，劇中需要一位性情迂執的老校長，人選很難，天

一雖有不少男演員，然個性都不能十分吻合。邵醉翁是信佛的，他公司的商標是佛，第一部片子，即「立地成佛」，跑進公司，迎面就看見一幅如來佛像，攝影場牆壁，刷成黃色，簡直成爲莊嚴佛地。他知道鄙人也是佛教信徒，同類相應，同氣相求，於是請鄙人去客串担任這老校長一角。鄙人這時已脫離了戲劇界，一意畫佛，本不願再現色相，但爲了醉翁情誼懇摯，又因天一所拍的影片，拷貝推銷南洋羣島，很博得南國人士的歡迎，鄙人很想到南洋去跑一次，開展覽會，以結墨緣而弘佛化，那麼身爲銀幕中人，先給南國人士一個深切的印象，將來親去，自有相當的便利。又鄙人年逾大衍，借此有聲片，留著鄙人的聲容和面目，這是很好的機會，就毅然答應了他。至於報酬多少，在所不計。這影片的主角，是鄙人和渾名模範美人的葉秋心，鄙人飾老校長，克勤克儉，親到上海向教育局領三千金的經費，因省儉故，把三件行李，裝上一車，自己步行追隨，在四叉路口，被巡警阻止，追不上已越過馬路的行李車，慌張的了不得，不料還連接着四五輛汽車，險些把鄙人所飾的老校長撞倒，領得了三千金，結果被葉秋心所飾的舞女，用狐媚術騙去。秋心袒胸露臂，搔首弄姿，演來非常貼切劇情，編劇的主旨，無非借此暴露出賣靈魂與肉的女性底罪惡，連得克勤克儉保守舊道德的老校長也被迷惑。那麼一班初涉世的青年，更不言可喻了。這片攝製既成，登報公演，居然轟動一時，鄙人也帶了老妻兒子去參觀，兒子見影片中汽車險把鄙人所飾的老校長撞倒，急的直叫起來，這話距今已有十多年了。

拈花微笑錄之外頁

自拈花微笑錄發刊以來，徐卓呆便是忠實讀者之一，卓呆他很熟悉體育界的情形，聽到「體育界先進」一則，他發覺有幾點錯誤，特地來信告知筆者，那是多麼可感。如今就把他的來信，作爲更正：

徐一冰與徐傅霖，雖爲同學；但徐一冰比徐傅霖後四班，且未畢業。中國人畢業最早者，以徐傅霖爲第一人。女子以湯劍我騰超爲最早畢業。（騰即滕樹毅之姑母）

陸禮華爲湯劍我之再傳弟子。（因陸入中國女子體操學校肄業時，湯已離校）。

在旱橋附近王家宅作操場者，係中國體操學校。校址在北浙江路，非南京路高陽里。（該處恐係華商體育會，操場在一處，故有此誤。）徐一冰最先曾在該校當教員。

中國體操學校，第一任校長爲徐傅霖，中國女子體操學校，第一任校長爲湯劍我。二校畢業生遍中國，實爲中國體育之基礎；但與武術無關。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出版

三十年來之上海
(原名拈花微笑錄)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元 定價法幣

口述者 錢化佛

撰編者 鄭逸梅

發行人 黃希閣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上海中正中路五三七號

出版者 學書店

上海大通路一六四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6

831522

12
1